

王衡著

愛
之
衝
突

北新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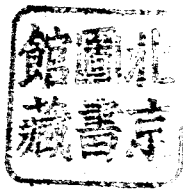
愛之衝突目錄：

老人與酒壘的故事	一
綠綽	一三
可憐兒	二一
M.君初瘋之語	五三
愛之衝突	五九
清溪	一〇七
餘波	一一九
R. F. 寄 S. M.	一三五
愉快中之一瞥	一四七
除夕	一五五

『共產黨』……………一五九

冬夜的爐邊……………一七五

老人與酒甕的故事



(南)

陽光暝紅，照上粉牆，翠竹青松交映屋角上。早炊烟火，由烟筒突出化做薄薄地浮雲，飄浮天際，隨風吹蕩不定。對面大路上來了一羣鄉人，担着棉花，豆子，蕎麥，大蔴，馬鈴薯等等的貨果，似入市的光景，互相譁笑走過村旁。內中一個五十餘的斑白了兩鬢，赤着雙脚，穿着藍布大褂，精神尙覺矍鑠老人；他手中除攜着半新半舊的一個竹筐外，還負上一只星星閃爍的小馬秤。他面上那棗紅色的皮膚放出了一種反抗光綫的光采。尤顯出他健康的意味。

他們恰走過這小村落的時候，忽然屋中出來了一個七歲的小孩，梳着羊角頭，束着髻兒的絨繩兩邊垂着；他見了這五十餘的老人，噙

嘻嘻地走上前去，似笑似謔的呼道：

「『谷谷雪』的老人家，你又去入市了！你何不在家裏『谷谷雪』呢？」

那老人見這小孩向他開玩笑，便順口地說：

「那，我就到你家去『谷谷雪』，不走，——別害怕，我趕完市，回頭便來！」

小孩聽得那老人要來他家，他很驚訝很害怕的跑進屋裏去藏了！原來「谷谷雪」是湖南甯遠東鄉的方言，就是慢慢飲酒的意思。

因為那入市的老人，在二十餘年前的時候，是一個苦力的工人，終日傭工，僅足糊口。他是沒有父兄姊妹的人，沒有一切的負擔，傭工每日所得工資每日四十文，他並不去儲蓄，因為他最愛的是酒，所以他那工資，便變做酒資了。他那「谷谷雪」的故事是他一生歷史最放光

彩的一段，從先總不肯告人家。

夕陽西下，晚風入戶的時候，七歲的小孩又在坪中遊戲了，那五十餘歲「谷谷雪」的老人，踉蹌回來了。他的竹筐中盛滿了蔬菜零星什物。他一跛一跛緣着屋邊的石級上來了。也帶笑帶謔的向小孩說道：

「現在真要到你家來喝酒了！跟我來，我買了菓子送你哩！」說時已跛進樓走向大庭去了。

小孩的叔叔，正坐在庭外的石墩上，見老人來了，他很高興地向老人拱手相迎道：

「孚遠公，好久沒相見了！今兒肯來我這裏一看，是甚麼風吹你來的？」

老人很慈祥的說道：

「甚麼風，別笑話了。因為今天上午你小姪兒很頑皮似的叫我的諱名「谷谷雪」所以高興了，要來同你「谷谷雪」呢？」說時賞放賜了竹筐，在內裏拿出了很多的菓子，交給小孩的叔叔，便要他他去下家中一切的小孩兒。

小孩兒的叔叔候他喝了一會，便笑對他說道：

「今夜很有功夫，聽聞你當年祕不告人的「谷谷雪」的故事，很有趣味，但是我們這裏交通不便，消息不靈，雖然傳遍了一鄉，我卻還未聽的清楚，你肯詳細地告訴我嗎？」

李遠公他一邊着力的揮搖他那十文錢買的那把紅油紙扇，一邊用手攏一攏他那斑白的兩鬢，聲調裏充滿了和靄與高尚的氣味說道：

「那故事果然有趣，我現在五十餘了，距那時差不多到了三十年，我自己覺得何必不說呢。但是若要我說全幅情景，却濛濛糊糊，

記不完全，但是喝得半醉，或可高興記憶一些。」

小孩的叔叔原是個「飲酒大王」聽見他說同調，真是興高采烈，酒逢知己，便不絕口的叫道：

「好！好！我倆今夜煮酒談天，請你告訴我們那故事罷！可是別要杜撰典故纔好！」

半遠老人道：

「那自然！不過酒却非頂上的不可。」

小孩兒這時在旁邊聽說要講那「谷谷雪」的故事，喜的手舞足蹈眼睜睜地瞧着老人家。他手中的果子，恰嚼了一口，殘缺的捧着。他臉上隨着老人的聲浪，起了一種樂不可支的態度。他媽媽叫他去食飯的呼聲，他一點都沒有聽着。後來他媽沒有法子叫他去，祇有替他拿那小小木梳，盛了飯菜，和箸子一并送來。於是他把殘缺的果子，順

手揀入衣袋中，接着木梳和箸子，在旁邊隨食隨聽故事。

酒菜列上席了。老人坐在上席，小孩的叔叔坐在下面，提壺和老人酌酒。老人牙齒已半脫落，食物却很能幹。酒至數巡，老人高聲說：

『那年我在鴻客家裏傭工，我的屋與他的牛欄，相距很近。有一日的作活，真是令人不堪。你猜是甚麼一回事？啊！就是除那牛欄中的牛糞。從牛欄到那堆糞的場所，約有一里多遠。每次盡力裝運。我那時力氣正強，任人選輕的，我挑重的，一個上午往返十餘次。到正午他們都去食飯，我還在那裏掘。方用力掘下的時候，忽聽得喀喇一聲，掘破一物。我用手去捫，是一個甕蓋。我想甕蓋，怎麼投在這裏？於是起了一種好奇心，看再有甚麼東西，輕輕鋤開一看，却瞥見一甕兒口的邊緣。再掘一次，見圓圓的甕口，盛滿了糞泥相混的穢

物。我那時喜歡中聯想我沒有酒甕，若掘出此甕，還不破時，拿回盛酒，沒有更便宜的了。於是謹慎地把四面的糞除去，見甕兒尙有一半埋在泥裏，順手又把泥也掘開了。拿在手中一看，却沒破一點，甕內裝滿了泥，很沉重的。甕兒大約可容一斗水酒，高一尺許，雖然四面尙附着有污泥，却光閃閃的耀人目。我見了喜不自勝，出去洗了手，急急用衣襟抱起，便回到屋子來。在抱起將走未走的時候，我恐怕人們瞧見，心裏二分的張皇，起了一種害怕和驚疑的神氣。忽聽得屋角上拍拍兩聲，我的魂兒幾乎赫得不附體，頭上如受了一個霹靂一般。看時却是一隻雄雞在簷下石級上拽翅呢！在這時候，雞鳴，犬吠，風吹，草動，都似在旁看我一般。汗到這時，也流得多了。好容易，搗到我屋裏去，我想如鴻客他們那樣發的人，本不在乎有這個甕兒；但是他不願意人家得他一點便宜的。若告訴然後拿回，他一定又

說他別有用處，不肯送我了。所以我那時愛甕兒可以盛酒，冒險把他拿走了。」

老人呷了一大口酒，繼續向上說道：

「我那時放下了甕在我的床下，仍舊帶了門去作工。後來他家的婢女雲歸來叫道：『孚遠公，吃飯了，他們將要吃完了呢。我心裏仍是忡怔不甯。我走到廳上，那些伙夥們說孚遠公今天辛苦的很，請主人家給一壺酒與他喝，我們情願晚上不喝。果然主人叫人送了一壺酒來。』」

小孩的叔叔說，『就這樣完了嗎？』

「不，別忙，」老人說：

「那日我回到家中，約末九點鐘了。我燃上我的燈兒，關上了我的柴門，拿出了我心裏珍愛的甕兒來，剔去口內的泥，剔到一半，却

似有甚麼物件在內。我駭極了，用手進去一探，拿出五六枚似玫瑰色的石子，大如雞蛋。我們是鄉裏人，從沒見着這樣玲瓏可愛的石塊，我如得到了寶貝似的喜歡了。末了一一傾出，計有一百三十餘枚。我這時甚怕，怕的是恐鴻客家裏知着，怕中却又喜歡，喜的是得到了逾量的酒資。我想到我最愛的是酒，人生最難得的是幸福，我平日沒有錢買酒，衣服，臺桌，橙板，被蓋，以及一切所有的什物，還不惜拿錢換酒，我何惜拿這石子去賣了來買酒呢。於是我過了幾日，悄悄走到一州，把這石子發賣，却值那州有個漂亮公子，愛玩古董玩品，見了這石子，用一百元買去了，我得了這百元，攜回來藏了。一元一元的換用，充作酒資，那時的酒三文錢一壺，米六文錢一升，鹽一文錢有一大包，油有兩個錢足吃一日，總計一日的用度有三十多文便夠了。況且我有兩畝遊地，一人自耕自給，不和人家作工，也可以安然

度日了。我除了努力自己作工外，每日沽酒一瓶，豆腐數文，在屋簷下自斟自酌，使一日工作的疲勞，都從此中恢復了，人們見我陡然態度變了，都疑我發了千萬不正的財，其實僅僅一百元呢。後來看看百元用完了，我不得不勤勉作我自己的田土，維持生活，瞬間，不覺度了十餘年。年年收穫不豐，兵匪又騷擾了不得，同居的，十八九死亡了，不死的也遷徙了。我却因那點款兒的分潤，和自己日日的努力耕作，得此留存到今日。鴻客家呢，却因十年來，遭人命三次，被匪劫一次，家產敗了，人也完了。』

小孩的叔叔問道：

『你現在的生活，如何呢？』

老人說：『唉！那可不同了！現在吃飯這兩個字兒，在我們苦力更不得了，工資雖說由四十文增至一百五十文，但油鹽柴米，也水漲

船高了。我回想當年傲然答人的話，真是慚愧！」

小孩的叔叔道：「想你那時說慢慢飲我的酒的時候……」

譚的正高興，忽然壁上的鐘已打九下了。一輪明月，射上棹來，池塘上起了一陣清風，將蟋蟀紡織兒的鳴聲送入了庭院來，如鋼琴在莊嚴的教堂內奏着。鬚髮的七歲小孩在這時候得到一種慈愛和平適的暗示，立着旁邊聽完了故事。

老人這時離了席，散步庭中，休息一會，他拿了那竹筐和秤兒拜別了。小孩的叔叔，送出門外，候着他去遠了纔回屋來。

一九二四，八，二七。

綠 罈

我今晨很早起來了。我忽然地嗅着一種清香，口涎不禁地往喉管下咽。這是我生命沉悶多年來沒有碰着的味兒，從那兒發出的？於是乎我的眼光向各處尋找。呵！綠色的罈兒！牠是多麼令我愛牠！呵！是這中蘊藏這芬芳和濃郁嗎？我祇有不住的望牠發癡。

「哈！哈！您——香味——您難怪在這裏！可惡的繩索，可惡的紙蓋！您們縛束牠，您們包圍牠，我非得撕碎您們不可！」我手持裁紙的鋒利的小刀，把麻繩割成一段一段，解除牠的束縛了。那紙蓋也撕成碎片，如蓮花瓣兒被風吹得跳舞了。我愛這香味，我把牠放在懷中，我和牠接了一個吻。呵！這是何等的愉快！

那是多麼令人驚訝的事，就是那陽光得到了這種我愉快的電訊，媚眼珊珊的走進我的屋裏來了。這貴客是常臨時，因為我的屋的方向，正是他每天初曉時抬頭最樂意瞧的地方。我的兩手，我的兩眼，我的一切，被他這一種媚眼的刺激，起了一種很利害的感觸。我俯首顧我懷中之罈兒，却反發出了美麗之綠光。我於是狂笑了。呵！呵！狂笑的憧憬，鬚鬚在那罈面上出現，這真是有深深地印痕了。

★

★

★

★

「噹！……噹！……噹！……哦！這電車上多麼熱鬧！那鬚子長着一尺的老翁，身上披着繡紋的馬褂和半舊的長衫，那面孔令我害怕。他戴着那眼鏡，假若是忠厚點的批評家，定要說他是一隻牛，因為十分像得很。放出炯炯的目光，和獸性的本能，向各方找尋獸慾的充實物。是何等的急迫呵！

我這時一手提着我的鐔兒，一手握着電車上的懸環，瞥眼間瞧見這人類的喜劇、我嗤的笑了。

我想人們常說，老人的心，是跟時間跑的。何以這裏發生了例外？這時的我，已掉入沉默的淵海。

噹！……噹！……噹！……的電車上警鈴，又闖醒我的迷夢。我把剛才閉着的兩眼啓開，剪票員的口裏唱出S. F. D. G.的四字，我知道又由S. D. P. L.跑的很遠，那前面就是G. M.了。

從先那座位上坐着有三四位女郎，被那野獸飽了眼福的，現在一個也不見了。那些坐位上列着幾個老媽和丘八，正在湧湧擠擠得起勁。

那酸老頭，却還在那裏，這時的他，似乎有點氣喘。他在這站踉跄地走下電車。我的目光，冷冷清清地向他送去，在煩吵不止的電車

上的極雜亂的時候。

我忽然的這樣想着。我又想到在 U. U. 街上跑在跑去的那件事的有趣。我又想到繼宣君他妹兒和他畫的圖畫有意思。我的思想，如弱柳隨風飄蕩着。我的清晨在門外笑我，我同時矜笑那媚眼的太陽。

『不想罷！不想罷！人是人，我是我，赤膊的我的什麼說話的資格。』

我於是提起筆來，但不知怎樣又觸着傷痕了。我的眼淚向外淌，是什麼道理。

孤零的我！我的孤零！在朔風裏狂跳的靈魂已困倦了。雖在清晨，雖有陽光，但是我的心兒，已失掉似的恐怖，牠們偶然的安慰，何能回復已餒之鬼呢？

我的靈魂呵！在梅花影下？在菊籬旁邊？在崑崙山之巔？在亞馬遜河之涯？在如西伯利亞車的飛跑？在同北冰洋的凍結？在十八層地獄裏泣號？在三十三天上狂吟？在如凌霄花的飄揚？在如蟪蛄蟲的夢迷？我看不見牠走向那裏了。我恰這樣的時候，忽然又換了思索的方向：

我用眼睛往前面看，見滿眼是荒涼的秋草，和墳墓。沒有城郭，沒有樹木，沒有人家。那阡陌交錯着，在那兒如蛛網的紛亂。那遠遠的峭壁，似乎有山溪水下瀉，我想去那裏，一刹那不知如何到了。

★

★

★

★

我在那裏站着時，忽然看見一所屋宇，那好像是我的家庭。我眼睛一閉，又似乎到了家裏。

那不是我媽媽？她從那塵老屋的過庭走過，她似乎沒有看見我。

我口裏急於要叫媽，却有什麼東西似的塞着喉管，總不成聲。

呵！我轉眼間，媽媽又不見了。

★ ★ ★ ★ ★

瀟湘中綠森森地那不是蘋島嗎？我忽然站在這上面。遠浦的歸帆，在我的眼中了。雁鵝三五成羣，在白沙渚上延頸長鳴。那漁村的晚燈，一點一點的紅光，在對岸的茅蘆中出現。我獨自的走着，這時的我，一切都忘記。我看見那對面的烟霧罩攏這瀟湘的夜月，無限的幽清；無限的皎潔！我正在徬徨中，那月兒俯着頭向我特別地矜驕。我的影兒，蹣跚跟我走去。

★ ★ ★ ★ ★

「喂！喂！開門！開門！」……………

我忽然地被這聲浪驚醒，把腦袋中的憧憬演着的生命之過程停止

了。

我在這兒，起視懷中放着的綠罈更發出美麗之光，我這時纔知道，纔十分知道，這種的香味，是罈兒裏盛着的霉豆子所揮發。

這時的太陽，已走出了窗外，我的生命之夢，在和那個空氣似的，往門外跑了。

一九二五，九，七。十二句鐘燈下。

可憐兒

在一個很高大而且莊嚴的俱樂部裏，那院兒的中央，有用菊花栽成圓形的大圈；那圈兒的外面鋪着斜豎的長形的方磚，前後相依，遠遠地望去，止見着剩餘在地表的一部，恰如那瓜子尖兒，犬齒般的成圓形拱衛那些當中的菊花。那些菊花有些紅得如小孩般的傻笑的面兒，有些白得如銀塊兒的閃光，有些紫得像婦人們穿的衣服那樣好看。在那兒大盆小盆放着的菊兒，好像是一家人們似的，有的老了，有的很是壯健，有的吐出嫩葩如墜地的嬰兒。那秋風輕輕地從門外吹來，牠們老，少，男，女，……：……：數十百人似的在那兒所喜攜手的攜手，所喜接吻的接吻，所喜私語的私語，牠們高的俯着腰兒向着那

仰望的菊嬰，現出一種撫愛的親熱的面孔：牠的和霽的慈祥，由秋風的裏面流進那一叢一叢的菊嬰的心坎中去了。牠們的嬰兒，承受了這美滿的愛之快樂，很天真的微舒牠們的眼皮去看那金黃色吐出一針一針的紅線的太陽。這時的太陽，斜斜放出了媚愛的眼光，在秋風中站着。那菊花的家庭，在圍圍的聚會上，又有這穿着火紅的繡袍的太陽臨降，牠們口中都有說不出的無限的滿意在心裏似的表現在葉面上。牠們沒有表示的方法，那彼此點頭的偃抱的吸吻的各種舉動，和隨着秋風放出來一種簌簌的聲音，似乎是牠們在那兒說：「謝謝！……」

那西邊的運動場：有平台，有木馬，有單槳，有雙槳，有籃球，有網球的網兒靜靜地各自在那兒立正，永永地向宇宙中發愁，當這秋風吹來的時候。因為牠們自產生出來，就永久過這種枯澀的冷靜的閒散的生活。那些所謂俱樂部的人們，只不過借牠們的名聲在外面招搖撞

囉。「他們每一天裏除了和雀哥兒遊戲外，那有什麼時間來光顧我們，」這是這運動場裏各種器具在這沉寂的空氣裏，偶然因秋風而這樣的觸起心裏的悲哀的普遍心裏。

牠們遠遠地望着那菊花家庭裏紅紅綠綠紫紫黃黃，牠們雖然是各種色彩的衣服不齊，但是牠們是彼此相接合成一個團體的，牠們所居的地方，都有相當的一定位置，互相愛，互相助，互相的快樂。牠們自己呢？冷冷清清在秋風的威勢之下，除却嚴正地挺着胸腔和牠拼命以外，回憶自身的危險，很有無限的歎歎的感慨！

忽然地那單單而且長腰的球竿被風吹動說話了：

秋風哥！秋風哥！我不願在這溼潤的地面上領略這污穢的氣味了，橫豎是吃苦也沒有什麼出息的。

秋風帶着很凜冽的譏刺的斥責的口吻似的很急的道：

「嗚！嗚！胡塗！生命是永久的在靜中潛伏！」

這秋風擺出了威勢十足，在這句話說過之後，牠施出牠的強迫手段，用一種高壓力的本能，把球竿依然的壓伏在地面，如一條長蛇似的直著。球竿兒這時在這種的武力之下，牠的表面雖然屈伏於無可奈何的壓力，但是牠一節一節的身軀，更加露出了耿介的傲骨。牠在地面上向東動一下，隨着用鼻哼出了啞啞的聲音；向西一動，也是這樣態度，牠望着秋風並不有什麼畏怯！

這時那網蛛在秋風中，擺着婷婷的細腰。她們姊妹彼此攜着手，做成很多很多方形的圈孔。她們臨風而舞的也有，細吟的也有，走搖浪步的也有，她們在一排之中遊藝，各自獻各自的本領，造些奇怪而且妖冶的動作，是很新奇很妍媸很嫵娜，那含着熱血的太陽，看見這一羣的女郎在這廣漠的運動場中攜着纖纖的手兒遊戲，他不覺放出了加

門庭之內一小去處！這些花兒的本身，怕永不會領他們這種盛意的，
書牠們正在被風吹得高興時，那莊嚴的屋宇這樣想。

★

★

★

★

在這些小使們中間，被開除了一個，在昨日的上午；因為他不知規矩，而且如一個睡鹿那樣的懶惰。今天補了一個年紀僅僅是十二歲的童子，他的臉兒如鮮蘋果的嫩紅，他的兩個眼睛如金黃的龍眼，他的手兒和池塘裏的嫩藕一般。他是很天真爛熯，什麼也不知道。當他來到這個闊綽而洪大的院裏，他替這些大人先生們搓紙管，倒茶，洗煙桿，他的眼中總不明白：如何就到了這個地方？那些雄偉而高大的建築，他是從沒有見過的，當他在鄉下居住的時候。那些吃得心廣體胖的先生們三三五五的來往這個地方，他也不知是些什麼人。那些雄赳赳氣昂昂的車夫，和他們同伴，他也認不得誰叫什麼名字？他止

知道叫他來那個四十餘歲的夥計，他姓莫，是他的親戚。他在最初的時期裏，他并不知道自己是來做什麼，當他們叫他去做事，他以為是「有事弟子服其勞」！「小使」的名稱和義務，他完全沒有理會。當他初到門的一瞥，他便看見這些菊花紅紫參差，使他心感着有無限的美滿，他走過那冷氣充滿的廣漠的運動場中，他看見這些東西，他心裏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想。他看見那高聳的籃球柱，他心裏異常的納罕！他看着那天橋，平台，……他更是說不出的追索的苦楚。他看見那又長又大的球網，他陡然的想起了他在家中看見那隔壁類伯家中所晒的漁網。他在這裏，疑惑這個東西，一定也是用來捕魚的了，當他在這兒發現這一套的網兒在這場中拉張着，他便發生了這樣一個錯誤的想像。這是因為他從在鄉間沒有見着這類遊戲的器具；他心中的想像，真是空泛，寬大。他的衣服，雖是很樸素而且粗野；但他不以爲

意，他那誠懇的天然的質實的生命之火，在空中燄燒；他的靈感，已同這花兒和廣漠場中的運動器具，在幽靜的沉默的朗暢的秋日下午裏相把晤了。他的心神，已經溢出在他的血搏之中。他的韻味，是鄉間的本質所舒洩出的。他的興趣，誰也不知道有多大，當他微笑點頭對着牠們。

★

★

★

★

當他在這裏和牠們正參化偷尋快愉的一刻裏，他忽然想起他的家庭來了，他想到他全家被匪慘殺的景況：

當一個很寒冷的冬天，那時他和他的祖母正在圍爐向火，他的慈愛的媽媽，把他抱在懷中，他恰是六歲的年紀。他的母親，那青青垂着的辮髮，很是整齊。她那風姿的雅正，在他們地方上，要算是很少很少的人物。她穿起一件很普通的布衣和插一朵山間的野花。比一位

錦繡滿身的貴婦，她更要顯出加倍的美麗。她在走動的態度上，她有較人高大而莊肅的人格。她的德性，是一般父老所稱許的穩重而賢能的。她對於這可愛的寶寶，她是沒有可以形容出她的愛他的方法。她常常把他的肥嫩的小臉，用她的慈祥的纖手，或親熱的口吻，在那面輕輕地擰幾下和吻幾下，以吐出那又熱又溫又甜又樂的母親之愛。當這天晚上他在她的懷裏，他有她作成的帽戴着，紅的衣，綠的裙，小巧的鞋兒，粧飾得花鬼子一般。他的祖母有銀絲的白髮，棗綉的面孔，黧朦不清的眼睛，她常時望着她的懷中所抱着的寶寶。那爐中的火簇熊熊地大笑，她們雖然是平民的生活，到還有家庭之樂。他的父親，這時在旁邊修理他自己的農具。他是一個最堅忍最耐勞最樸實的鄉民。他種數十畝地：有高梁麥子；番薯，馬鈴薯，蕎麥，豆子，綠豆……各種的收穫，在每年都是很豐富的。在他十五歲做農到於

今三十八歲，所以他積下了很不少的血汗換來的錢，置了這多的不動產外，還有不少的錢在地方上借給人們營商。他這天晚上，同老母妻子，一塊兒，他作他的工自樂，並不見得有什麼苦楚。

在這村落的附近，有一個嶺很崇險而且雄峻。在這個地方，近來藏有一股土匪，他們是一些敗兵相聚會而成的團體。他們有槍枝和子彈，在這些地方的居民，從先還敢和他對敵，到後來因為官兵失敗，遠近的村落，不是被他們燒，就是被他們搶，在他這個小村落裏，他們並不有違反他們的索求，還是心驚胆戰的。在這個晚上，他是鄉裏人的生性，不知做巧，這種的拙直，他自己是認為不可解的；所以他在這晚上，不知因為心中什麼感觸，他忽兒在修理正忙的時候停止工作，怒罵道：

「啊啦！這些東西！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纔完！」

他的媽媽素來知道她兒子的惡習，她並且耳聾，對於他所說，她也不十分注意。她母子生性，素也差不多一樣。所以她平素一說到土匪，她也是很極了。她常時伏着那龍頭老杖在村落旁邊走動時，罵幾聲「無聊的可殺土匪！……」在這個地方的人，除了他隔壁住那兇惡的橫蠻的劣性的姪兒燕法外，沒有人來責備她，因為她是六十八歲的老人，在這小村落中，沒有不敬重她尊仰她的。所以她說好說歹，沒有人過問。但是今日那燕法回了家來，據人家說燕法近來不在十里那地方傭工，已經上了山了，「他前次在集上牽去我們一隻牛，價洋一百二十六元，到現在還沒有還半文！」「他近來行跡很祕密，每次回來，都是在半夜人睡之後，你說話別要這樣不留神，被他聽見，弄得性命莫保。」應魚的母親抱住她的兒急急地向他丈夫進這阻止不說的勸告。

「我偏是不信，他若在家，我更要尋他去索牛錢去！」應魚的父親忿忿地向她說。

「兒！怕人？別怕！我橫豎是老人家哩！」

「姨呀！我們母子苦了一生，被他們今天索，明天索，我想不久有兵來還好，若沒有兵來，更不得了。燕法欠我們的牛錢，討回來也可供山裏頭這些忘八蛋的一次追索。」

「沒法！沒法！自然是如此！」

在第二天的清晨，寒風吹得虎虎地吼，天氣陰沉密暗，隱約地似乎有一種肅殺的淒涼。他們這個村落，那前面的崗巒，一層一層插在那霧靄之中，微露着半截在外。這村落旁近的小石山，很多很多，在往日總是像人，像牛，像馬，像佛，在那兒站着，走着，跑着，盤膝着似的。在這晨的陽光裏，那些亂石的表面所鋪着青苔，深綠色的變

了如水銀般一片白色。那遠處的松林和杉木，也很隱微而渺小，都被白紙般包了似的。在細微而詳切的觀察之後，纔知道一切都是白霧的籠罩和嚴霜的遮蓋，這是他們的村落風景。

「達！達！達！當！」……軍號的聲音又起在那山寨裏了。他們本來不止聽了這一次，他們今天却害怕，因為一聲一聲由遠而近，似乎走向村落來的樣子。

「啊！這怎辦！這怎辦！」

「果然！果然！一定是走向我們這村落來了！」

「找應法要他去打招呼，」應魚的父於是很倉卒的走向燕法家中去。

這個村落人不甚多，都驚疑地駭怕地走到村前來瞻望了。應魚的父親走入燕法的家中。燕法止有一個老母，沒有妻子，他那煙桿掉在

地下，他知道不在家中了。於是問他母親道：「燕法到那兒去了？她道：

「他有時回家，有時不回家，昨天回了來，今早天未明又急急的走了，我可不知道！」

他於是急速走回！呵！那背着槍桿的匪已來了村前，三五成隊，吹着號打着旗，走向他家裏來，大約有數百人上下。在這湫隘的門內，幾乎像人山人海似的擁擠，在這兒有些坐，有些站，叫的叫，罵的罵，各種的怪聲，嘈雜不清，口口聲聲止聽得叫道：

「復法在那兒？捉着！捉着！」

他們一家兒忙了，不知罪犯那條，於是老少跪在地下道：

「副爺！饒了我們……！」

這話還沒有說完，他們忽大聲齊噪道：

「好！好！從那邊滾了！捉着！別走！」

這時復法由那邊正走回，很驚惶，在他的神色上表現。他聽聞這種的呼聲，更是魂不附體。他這時要是退，沒有地方走；要是進，又害怕得很。那兩隻腿兒，如繩縛着似的，不能移動。正在踟躕不定的一會兒，却被衆匪們捉着了。

他這時見着自己父親被捉，心裏又是害怕，又是焦灼，於是乎哭了！

「咱們今日不爲別的，要問你昨晚幹嗎罵我們？」一個如此說未完。

「咱們瞧誰先完？媽拉的！」一個怒吼的叫罵。

「給你一粒衛生丸吃！……」

「副爺！誰說我說這話哪？……」

「哼！還不認嗎？你堂弟燕法！……」

他這時聽聞這話，知道昨兒的話，完全被燕法聽到了，他心裏這時憤恨交集，大罵道：

「應法！你這忘八羔子！你做這樣的毒事，你做這樣毒事！」

這時應法挺着他那胸襟，他的良心早已丟掉了。他頭上纏了很光黑很清爽的紡絲巾，全身的武裝，和一個武弁的裝粧相類。那些匪把鎗向着那白髮的老婆子，碎的一鎗，打倒在地，她的兩足還跪在那兒替她兒討饒。應魚母親，因為有幾分姿色，那些嘍囉門蜂擁的圍着，這時她已無法逃走，她向他們討饒道：

「你放了我這兒離開這裏！再說！……」

那些嘍囉們都嚷道：

「得！得！放去她的兒子，……」

應法在這時候，哭急得暈去了，不知如何隱約被人背走，在不上數百步之距離，忽聽得槍聲數響，砰！砰！……接連又騰倒聲，接連又狂吼聲，接連又兵器軍樂聲，如潮水的退了。他髡髻聽得說：「她不行，就槍斃她！」當他離他母親不遠的時候。他在這暈醒過來的時候，見他在距他村落半里路一個廟宇裏。這廟裏奉着幾尊菩薩：有紅臉的掛着鬚兒，有白臉的握着長槍兒，有一個手上繞着一蛇，足下踏着一龜，其餘那些高矮的各尊，他很沒有心去記牠。

他在剎那間，又忘却了以前那種可驚可怕的家庭慘變。他是青青的兒童，腦海中的印象，異常的深刻，使他常時回憶，觸起了哀悲，在默默的心裏。但他是很爛熯，這是他先天的稟賦，當痛苦一會之後。他心境上如雪水的洗過，又來了愉快的甜甘的綺繞的思想。他恍然自己的身軀，在一個很閑雅很整潔很精明的西廂裏，這兒有他丁姓

的表姊伊實在那鏡粧下梳頭，他這表姊是比他大兩歲，她雖然是垂成一個小小的髻兒，她那水仙花般的嫩臉，石榴紅般的齒牙，秋水般的明眸，令他忘乎形跡，發出一種天然的真情，他常時和她遊戲。她是彼此相愛，她叫他爲弟弟，他稱她爲姊姊，當他家中遭大變後，他的姑母領他到他姑母家過活那一年的秋終冬初的一天。他初次到那兒，很是不安，並且每天的號哭，向他的姑母要爺媽，他姑母和姑丈很痛心的安慰他道：

「應呵！你的爺媽都被土匪槍斃了，你就記不起了嗎？可憐兒！你的家庭從前是何等幸運，誰也料不到你爺闖下這滅門之禍，你現在哭是枉然的。你在姑姑這兒，也是在家中一樣。我叫伊甯姊同你玩去」。當他初次來到這個地方，他的姑母挽着他的小表弟益兒和讓兒。益兒是在襁褓中，那花簇簇的帽子戴在頭上，前面繫着一個英雄

結；那兩旁的紐兒邊垂些鈴兒和纓絡。有紅色，黃色，紫色，有米粒般的大小，他不明白做什麼。那天表弟讓兒已四齡，他頭上有一塊豆腐長的胎髮，因為有乳母，依然還沒有斷乳。他的姑母家，是一位殷實的人家。他的心裏却沒有計慮這些。他總覺聽聞人們說過，他們有殺米出售的。當她介紹他以這位表姊去玩的時候，她和他不到半天就熟了。她有桐子做成的小鬼頭，有白紙裁成的衣服，她用細香殘條連綴齊梁梗兒，做成一個一個的小偶人。她送一個墨塗出眼鼻俱全的傀儡給他。又用麻絲弄成鬚兒，在她的臉上掛起，這已經成了一個很美很像很可愛的玩意兒。她和他在這屋簷之下，開始弄他們的各種玩意兒。她用花生殼代他們的酒盞，香燭殘條代他們的箸筷，她把那土藥用火煮一會兒，她當時關心她的用雜草碎屑假設的火簇。她兩眼凝神的望着火簇，他在那旁邊等候，也兩目睜睜地向那小鍋爐上出神。

他們在這冬日的陽光裏，遠來的朔風，他們也不怕牠的威冽。他們還有些小夥計，有一個說話很伶俐，那是伍兒。他父親是伊甯的八叔，有個名叫蔭兒的，却很呆笨，他那厚闊的口唇，圓巨的眼珠，粗橫的面孔，表出的土紅色的肉紋，一望知道他家裏是業農。他是在家裏牧一隻水牛，常時惹得人家說他太板，每當他的牛吃了人們的禾苗被人叱責的時候。他們的頭上，都有三個羊角髮辮兒，他們那束羊角兒的繩絨，有放出蜻蜓軀幹的綠色的，有放出綠豆葉兒的深綠色的，各種不同。他們互相嬉戲着，他們有嘹亮的喉音，同唱歌兒，有唱得臉紅耳熱的。有擊着竹條兒一上一下的。有用繩兒互相牽着作牧羊以爲樂的。他們這時都圍繞伊甯來了，「那是飯？那是杯盞？這是箸筷！……」

「餓了！我們要吃飯了！……」種種的歡呼聲，狂叫聲，和互相擁擠的聲，騰沸在這個地方，那陽光吐出的光熱，也似乎專門爲這些小夥計

謹衛和驅冷樣兒。他們的衣服好的，醜的，粗的，細的，各各不同，却都彼此不分誰穿的美麗與不美麗，用來分別他們的感情。他們是一律平等，一律相愛，一律和諧了心弦，同有天真的頑皮流露在表面。他們底心，他們的行爲，是完全一致。他們這些夥計，忽來了這小朋友，他們是異常歡樂而且快意。他們見着這新來的小朋友，是和舊的一個，都走來同他比較高度。除了四個比他高的以外，再除却伊甯姊，他要算是其餘中的最高了。他對於這一羣新的小夥計，在不久的時間裏，很熟識而親愛，如同家裏一些堂兄弟姊妹一樣融洽，他們的飯和菜的遊戲，已經作好，他們都坐成一排。伊甯姊用精確的審慎的分配，都有了而且很滿意。他們在這當中有個小朋友，比較伶俐的伍兒，便嬉嬉的笑道：「我們有這新用支，真是多麼有趣，各飲一杯罷！」彼此都贊同他們的意思，是慶賀似的。他們當中有些跑回家

去，向媽媽要了花生來的，有些又拿了些玩意兒來的，有些偷了糖食來的，他們吃的吃，說的說，在一塊兒笑喧得很利害。他們這樣的做作有半句鐘之久，他們疲乏了，他們各因家中要牧牛的牧牛去了，要讀書的去讀書去了。沒有走的，祇有伊甯姊妹和他。他愛伊甯那雙眼睛如夜間天空中的流星的動搖，如盈盈的一江秋水的動蕩。如織布的光爽而且小巧的梭兒的穿來穿去，那黑雲和白雲的在眼框裏，分割得很明顯，找不出微微的斑痣；那臉兒如鵝蛋似的長圓，她的聲音嬌柔而明亮。他聽得她說話，便默默地接受和領略她的溫和的表出幼女的天真。她對於她的表弟，是柔媚地同情的攜手，她愛他的青秀的眉宇和同自己一樣的好靜，他們和那小弟弟在一塊兒，更是愈益相處而發生了童孩的天然契合。他和她在這裏如此的熟識，在未會見面之先，他們並沒預料到。他們於今是很快樂了。

那前門的巨石砌成的牆園裏：有不少的蔬菜，一畦一畦的伏在那兒，那如箭聳着的青葱，垂着兔兒耳朵的菠菜，穿着黃霜衣服的紅朮藤，在地面仰着首，似乎唱出了清脆的斷續的雜曲，表示她們的清麗的生涯。她們悄悄的私語時，那正在天真舒展的小夥計，他們回首却看見了，他們很高興的跳躍，她更告訴他那是她們家中的菜園。那兒有摧殘未盡的玉蜀黍的梗兒，如帶兒長的青葉已染黃紅的色素，並且有些破爛不堪，牠頭頂上的纓叢，已被風吹得披散零落，牠懷中所育成玉蜀嬰兒，在胎熟成了沒有什麼久，便被人們強奪去了。牠在這朔風的狂奔來到，牠正本着衰老的氣力向風抵抗，以延這最後的生命。他們從屋簷下跑來，他和她的頭髮，都被風飄着。她看他那臉上被風吹過之後，有一種溫氣浸潤在潔白的部分泛紅了。他瞧見她那可愛的周身，穿得緊緊的棉襖，那桃色的光彩，浮在耳腮的底下，那是幼女

的天然美；她的履，又合適，又好看。他們笑樂地跑來園邊，是忘了一切。他們是在如何計議開了園門到園裏去。這園的位置，比較那屋基低下，但是到了面前，却又被圍牆阻着，門兒是鎖上的。他和她沒有向母親拿鑰匙的能力，因為她的母親是最怕小孩兒園內踐壞蔬菜，不是有必要入園的時候，常時把園門鎖着的。所以他們跑到前面，却反失望了。這時候那大弟跟走了，二弟却獨自跑不了，當他纔開步不上兩三尺遠近，却往前撲倒跌得大哭了。

他在這廣漠的運動場中。倚着那網球的柱兒，這樣的凝想。那太陽的光線，漸漸地斜射。那秋風的吹吼，漸漸地加緊。那空氣包圍各種運動器具，也更加冷酷而且嚴重。牠們都如飲冰似的表示出內心的寒慄，牠們顧視着這可憐兒的生命，正放出一道榮幸的氣慨，把以前的悲哀的態度，層層的壓下，牠們似乎明白他是患難中的逃亡者，他

這時把首側着，他那幼年的折磨都歷歷的反映在他的腦海中，他在這兒忘記他是在一個俱樂部裏當聽差的生活了。他穿着這一身衣服是何他也沒有顧慮到。他還是那樣的冥想。忽而腦海裏如排山倒海的思潮都退了。祇餘這冷清鮮明的涼苦的一瞥景象：

在一個夏天的裏面，那大雨傾盆似的下降後兩三日，地面的草兒，嶺上的山花，和那滿池的塘水，都呈現出特別新妍而且煥發的光景。那村前的石橋下的溪水，漲得滿滿的橫流着，兩邊的稻田，都被洪水淹了，止剩餘微露水面的秧針，前次播的石灰，用來殺蟲的都完全白費了。那洪水鳴得潺潺不絕，碰着那溪邊的怪石，成一種很大很高的隆隆……的聲音，當牠經過那個很可怕的壩而流入那深而且闊的洞中的時候。這個上午，在那高峻的長綿的蜿蜒的蜈蚣嶺上，他那年已是十歲的光景，他同一些小夥計，正在那兒取柴，他的籃兒，放在

那顆古怪的龍盤的如傘蓋的青松之下。他們這些小夥計，都各有一柄掛籃。他這柄是很小，因為他的身材太小，不會使長的。這時他已不在姑母家了，他已忘了因什麼事情離開他的姑母家，而來做一個士紳的牧羊者。在這兒衣著的是破爛不堪，他和那們小夥計在一塊尋柴伏，要算他是最寒儉的當選者。他們是很頑皮很強硬很惡劣。他們常時欺侮他，並且用些話惹動他的悲哀。他們在把柴弄好了之後，都走來同他譚笑，有一個豎着兩隻耳朵麻着滿面的一個夥計向他道：

「應魚，你爺媽那兒去了？」

「你爺被人鎗斃，你孃被人強……」

「瞎說！咱們聽他們同村的人說，沒有那回事！」一個毅然仗義的說

「哼！沒有？不信？她多麼漂亮！」大家笑起來了。

他這時聽得傷心哭了，一個較爲忠實點的夥計對他安慰似的道：

「別哭！他們是同你取笑的！他們本知道你媽是因爲不肯……所以纔遭鎗斃，同你父親祖母們一塊兒慘死的。這些話你切不可聽，隨他們亂講罷！」

在這嶺上可以縱眼看得幾十里路遠，他們當中有一個指手畫腳的道：

「喂！我告你們，那遠得不可見的山峯口，有一個村落，在那兒有一個很寬大的湖，可以行得船。在這時候，那池水漲滿了，有花兒開着，有蘆兒飄着，有很多的水草長着，有大小的魚兒游泳着。那大村落的人們，常到那兒去游泳，他們有些實在了不得，可以翻着身體如一個船兒的浮眠在水面，他們還有各種的游泳，是多麼新奇！」

「誰告你的？我不想你到想拉謊！」一個瘦小身材而很有精神的

夥計說：

「阿祖父說得嘞！還有錯得嘞！」這個剛才演說式的夥計高着粗燥的聲調面容赤熱的道：

「在那兒說來？在那兒說來？」一個進一層的反詰的發出這兩句話。他們一羣人都笑得前俯後仰，那個敘述這件事的人，很急的申言而且含有怒氣道：

「呵啦！誰願同你瞎說謊啦！他老人家去年借我在這嶺上說的嘞！我三姊姊就嫁在那不遠的一個村落！她們那兒的田畝，每年還須得那水的灌溉，你們不信，明天問阿祖父去！」

這時的夥計們，都在這松林之下歇涼，那土崗上的一片青松，如一團青雲的浮出在山坳裏。那蟬蟲兒的臨風長歌，在這兒可以聽出他的幽韻。那地上的石罅邊，怒發一些的新○；那些菌兒有些如鷄蛋的

圓形，有些如涼傘的撐着，有些如鵝爪兒的奇狀，還有那如鷄冠花兒威嚴的菌兒，更是好看。在那些整塊的大地裏有青翠的膏粱，和深綠的叢叢的棉花地，地中的玉蜀黍，那嫩細未長成的枝葉，彼此參差不齊的相映中，這是很好看的。當那陽光射在那些東西的枝葉上而承着未甘的新雨的夏日之下，在他們這些小夥計當中，誰都是很樂意的！因為他們每天上午止是做這點尋柴的事完了，便沒有別的事。他們有些睡眠了，有些用柴彼此爭賭了，有些的爬在樹上尋鳥巢了！這時的應魚，他的柴也尋足了。他被他們嘲笑一會，後來聽那人說鄰村的地方的湖面那樣的美麗，他的心裏有一種深刻的想像，他想到那湖去處，有水，有船，有花鳥，有人家，到底是不是和自己地方有些人撐稻桶在池塘裏那種光景。他是沒有見過船的。他的小腦袋裏僅有稻桶泛在池塘的觀念。他有一次聽聞一個老者說：船舶是很像一個菱角似

的形狀。他在他姑母家裏的時候，菱角這個東西，他是曾經弄識過而且吃過的。據這樣的回憶，他又想起了一件左證，使他的「小腦袋」裏所存着的方形稻桶形的船，變而爲長圓，兩端彎起，如菱角狀的模型了。……倏忽間嗚嗚的汽車聲，鏗鏘鏗鏘的人力車的鈴聲，和如山倒海的雜嘈的人聲，闖入了耳鼓來，他驚醒了。他纔知道身體依然未有動，依然立在這廣漠的冷靜的偏西的運動場中，依然是受着秋風和太陽的撫慰，當他身體畏寒的時候。他聽得那些人們如此的熱鬧出來。他仰頭看看那巍峨的偉巨的鐘樓上的鐘針，已到了六點。那些電燈的光線，異常的利害，照在那堂皇的修潔的灰色的屋裏，一體雪亮。他初到這兒來，他從沒有見着這些奇怪的巧妙的精美的燈兒。他這時看那些花草和運動具，都似乎在垂着頭腦默默地同他一樣的悠長而幻想，他很想在這裏多自消遣，但是那裏已有事了。

「應魚，應魚，到那兒去了？……」

M君初瘋之語

「我走L. O. 國回到G. U. 國裏，從G. U. 國裏轉到F. H. 國裏。不知道我的腦袋怎麼這樣沉重。我全身痺麻，如同進了充滿死氣的地窖裏。我的天靈蓋內如有春筍在裏面暴長，我不明白，到底要用怎樣方法，纔可制止。」

「我去央求牠嗎？牠不能有了解我的可能，因為牠是我的仇敵。假若可能了解我，牠決不當我的仇敵了。牠是一個蟲子，牠是一個欄柵兒。牠是殘殺我的生命的健將，我有什麼方法送走他這人類特有的天性呢。我知道牠會使我跌倒深黑的淵裏。」

「我兩手在這深淵裏爬找，誰能急來救我的命？在實質的污穢的」

洞裏，或者還可以救，這不可捉摸得到的腦海內藏，但神機下凡，也難以爲力。

「我病了！我真正病了！我有說不出所以然的心事，使我不能不如此。我現在這剎那裏，還可以支持，這是我的精神還沒十分大亂，我的知覺，還在半意識中；再遲幾分鐘，我的生命要起如何的變化，我自己不敢當保。我自己不敢當保的事，偏要叫醫生來診斷，醫生是勾魂使者，勾魂使者前討生活，豈不是夢嗎？」

「我的病在什麼地方得來，我忘記了。」

「天啊！媽媽呵！我真有說不出的苦鬱！我看眼中充滿了人鬼的憧憬，這又不是在惶悚的睡夢中。我見着他們惡狠狠地向我怒目，其餘的怪樣，我表說不出，總是很可怕就是了。」

★

★

★

★

「我的心兒，大約是死了。我稍爲明白，覺得到的，唯有神經的震脹，發出來的痛。我在現在這一秒鐘，碰見了我所有認識的人，碰到了我會經走過的地方。呵！那不是伯伯嗎？那不是N E嗎？這裏是我的T. G. 書舍，這是小孩兒時的讀書的地方。這是汲泉學校，多麼青蒼的後峯呀！那遠遠地船舶上的帆篷，如一面國旗呵！我這P. 島的所見舊景，何以又出現了？」

「我又不是倚門賣俏的野雉，你們怎麼這樣來麻煩我嚟？我又沒有官和祿給你們榮耀，怎樣定要苦苦地包圍我？」

「打！殺！散去罷！散去罷！你越是包圍我，我越不理你們。呵！那是一點綠光，我隨着牠走罷！糟糕！糟糕！是死路！那是一點紅光，不是極北的燈塔嗎？我向牠碰去罷……」

「心花開了！血脈震痛了！眼睛看得很眩暈了！這是紅的一面絨

的國旗，拿着斧兒和禾鎌的國旗！我幾乎看錯了，那紅色是工人的血光農人的膚色呢！

★

★

★

★

「我走到這條路的盡頭，我要自殺。我以為自殺是惟一的解脫方法。我的鋒利的刀兒，快來結果我嗎？快來超度我嗎？我有什麼掛慮不舍這宇宙哩？世界上的盛事，是吃好穿好和住好？我一件也不好，還有什麼和他愛戀不斷的希望？讓你們多享幸福，過些舒服日子，我退讓這個難以維持的「人位」。你們擠下我向鬼國裏跑，目的達到之日，就是我永久不忘的紀念日。

「我在床上躺一躺罷！橫豎我的末日到了。我還有什麼勇氣和鐵定去讀書，讀書是傻瓜的行徑呵！因為牠已麻醉萬千萬千的青年在三百年之前呵！

「唉！刀啊！你怎麼不飛來呵！」

「我現在又怎辦？死是最容易的事情，如何到了我手裏也變爲困難了？那末；我要去殺幾個人？我要去姦淫？我要去擄掠？我要去放火？我做到以上這些事情，素來以清白號稱的法官，難道再不給我一個「死」字？還捨不得快快地給我一刀嗎？我若那樣做過了，他們還不來給我以結果，我要罵他們太不公道了！呵！他們今日這樣的厚重對付我，何不用去對付一切沒有罪的人們呵？」

★

★

★

★

「我是自動地覓死之一個，我真正要死？我並沒有一二分的悔心。我在這世界裏嘗味道已透了，我要早日走出這可怕的世界。我一切都願犧牲，又何吝惜這顆圓圓的頭顱？我真要告別了。說幾句洋話罷：

Good bye! Good bye!]

一九二四、十月六日北京舊稿

愛之衝突

在一個綠色的郵筒旁站着頭髮梳得很光潔，穿着一身呢西服，而臉上放出鮮紅的血色的青年，在凝視那街西盡頭處，看有沒有人走來的神氣，在那一個冷冽的朔風，吹得那雪光閃閃地照人，這是北京城裏一個冬天的夜裏。在那裏有放出銀光的電燈在那挺直默立着的電桿之上，那些屋宇已遮蓋全完被那一陣一陣下的細雪。滿天裏飛着那玉屑似的雪珠，在電光怒放的燈下，越是顯着這宇宙裏的萬物在美的宮裏跳蕩了。這青年他心裏充滿了愛之熱血，他被那柔和的溫軟的輕厚的圍巾圍着，他是他的愛的象徵，因為這是剛才他寫給從郵筒寄去一封信的那個——她，和他織就的。

這街上的行人很少了，在這裏是冷寒的凍凍的空氣，使人們畏怕而且戰慄。但是那青年他凝神一會，有微笑一會，他的腦袋裏面比那空中舞跳的雪珠更高興的思潮，牠被內心的靈意，眼中的情景，融化，鼓蕩，衝擊，在躍躍地亂流，似乎有萬丈高的氣簇的火一般，使他全身在紅爐邊度過的舒服。他是看這些雪和風，都沒有半點冷氣，并且有助他無限快樂的力量。他周身的裝束很適和，在很久已要得她的贊美和賞愛，說他是美術家的一個，這是他最得意的爽心的一件事。他那兩眼睛放出流星似的光，似乎要走動了，這時雪花正飛得起勁，朔風正吹得高聲，使人們在這初次下雪的冬夜，到要疑是北京最冷的時期，假若他們不去細看那壁上所掛的紅色的月份牌。

★

★

★

★

「噓！噓！……」這青年的大踏步移走了。他在這邊投過信之

後，如飲着甜蜜的果露，當夏天酷暑的時候。他過了這街，那壁上的燈，已不是如前光明而且美觀。這是如豆粒大的煤油燈，牠的火燄被那朔風從那玻璃罩透吹進去，晃搖得忽紅忽綠，如一個要死的人的呼吸。這青年他是很高興，不管牠是如何的陰愁的氣象，因為他這時的心地，已有了愛的血流，十足的暢流，什麼也不能闖入。他在這雪光下行走，比那燈光的照耀，還覺得好些。這是他常走的路途，一步一步的踱去，愈快愈得勝利似的前進。他瞥眼又到了大街——他如這樣的走，獨自的一個人走，那街頭有三四個洋車夫在那裏拉着車延頸四面看往來的道上，有不有顧客；恰是這個時候，他走過了。那些車夫道：

「先生！坐車？」……他們都不約而同的喊出這些話：

「F.K. 胡同，三十枚，去不去？」這青年一壁廂走一壁廂說：

「五毛大洋！先生！」一個伸着長頸頰包頭的車夫很企盼地說。
「來！來！來！三毛！先生！」那拉着一隻半明半暗的車燈的車夫如此說。

那青年的耳內，似乎一切都沒有聽着。他在這些車夫還有些正在討價的時候，他已走上去十餘步。他的心裏蘊藏的東西，並不是什麼坐車不坐車的問題。他看那雪花濺在身上，都被熱氣薰化，不見得外套上面有半點污溼的痕跡。他這是在電燈下，看手上的錶，長針走在八個字的地方，那短針則在前三個字處。他知道時候已不早了，他要急於到家去，於是他很甘脆很決絕的向那車夫道：

「五十枚！誰去不？」

那車夫中有一個很伶俐很敏捷很瘦瘠的，拉車放在他的前面了。他在這一忽中，坐在這坐二十五六歲的車夫的洋車裏，他替他把車簾

放好，那雪珠在布棚上跳着，成一種瑟瑟的碎玉聲。他在電光中，回首從隙中看那些沒有生意的車夫，是異常的怕冷。他們身上穿着薄薄的棉衣，那頭上的白包，已堆滿了白雲似的雪珠。那棉衣已大半浸溼了。一霎時，車兒東跑，看看在街心跑過，便到了NS胡同的西口；一霎時車兒在這胡同上跑過，又到了W.N.胡同的北口；一霎時，這車夫又拉着他很命的跑過這個灣，轉入W.N.胡同向南飛跑；一霎時又經過這一個暗黑的小胡同了，一會兒，由小胡同岔出向東，跑入他住這個大胡同了。

這時天空中的雪片，更是飛得如楊花的散飄，在這時，是變爲玲瓏的白玉的晶瑩世界了。當他下車的時候，車鈴的響聲，在幽沉的玄冷的凝固的空氣裏，越是發出了響亮而且清亢的聲色，使人感着這寒氣的襲人。當他掏出皮袋來付錢的時候，他纔知道今夜雪下得很利

害，他全身因剛才手指伸出拿錢，觸着這寒冷的風，他纔有幾分畏縮了。他把錢送在車夫的車板上，他很急的用手敲門。忽而門開了，他走了進去，門役把門緊緊地從新關上，并且很恭敬很靈快的送來了一封信。他在家還沒有安甯的時間裏，設若是朋友的信件，他至少是要遲到休息後，或是放下外套圍爐後，纔過目，這是必然而且很可料到的一件事。但是這個晚上，他恰把燈燃上，那細膩而且勁秀的筆鋒的女性美的字跡，在信封面上如電流般的敏捷，流入他的眼中，他接到之後從聽差的手袋的遞來。

「少爺！這是剛來的信！」這個聽差如此說：

「誰送來的？怎麼又沒見封有郵花？」

這位青年很驚訝的這樣說：

「這是一個不認識的僕人剛送來走了。他初來的時候，他說這信

要面交少爺，後來我告他少爺不定幾時回來，有信和東西，可以放下，我可代交。我又問他那裏來的，他說M.G.胡同N.宅，這是他小姐親自託他送來的。」他的這個很老練而達人情的聽差，這樣完全說過。他那眼光總是放出一種奇異的光線，很急促而且緊張，一時有些收受不着，現出有亂逆的橫情的頹唐的態度。他在前不到家的心中愉快，和看信後的驚怖的情愴，兩不相同的因子，惡劣的造原，使他的五內如裂。當牠們在血脈中搏動，思潮中接觸，靈魂中相遇，猛可鬼的如軍營前進碰着敵人在戰場似的，這是他得到這封信時所發生的情景。他急急地在爐火旁邊拆看，這時他已把聽差使出去，閉上門扉，獨自對爐對燈光了。這時這屋裏的東西，如那壁上懸着的春女沐浴圖，也似乎感覺寒逼，那鐘聲的響聲，滴斷他的惡感，而暴露傷痕。那街頭的叫賣聲，更是增加淒涼和悲酸。他這時雖坐在室中，圍着熊

光的爐火，他的內心，却比雪中的站着的車夫還怕怯，因為他的事情忽然發生變化了。

★

★

★

★

「教生：社會裏面，天天遇着的是舞着巨爪張着血口的猛獸；在我的初入世的時候，我的誠實的愛之天使他張着黃金色的翅膀，唱着愛的神曲，祝我的前途和告我敵抗猛獸的工作的必要。我自信生命之火箴，是用愛來做燃料的，方纔有永遠的不滅的可能，我在這個夢裏，我如浮椗泛在太平洋的中間，是順熱氣薰蒸的暖潮流呢？是順着冷冰浸人的寒潮流呢？我不自量地很武斷的果決，我是進化的動的時代之產物，我不能犧牲我的生命之愉快，於是我在十年之內，從學識方面建築我的光明的前途。夢的生活呵！是美？是愛？是真？我不能否認這些。我從法朗士所說：美就是愛，愛就是

美的宏論中，我認真了美和愛的價值。我又從寫實派的作家的口說：Beauty is true, and true is beauty. 於真和美的疆域裏相互的關係，而求得我之生命之發軔。我以為從這點光明的孤星，要會引出很爛繆很晶潔很厚純的成績，在我的歷史中發生萬道的霞光。誰也不知道有這回波折？！你！毅生！你在前年和我最初見面的時候，你對於我的欽佩，我對於你的悅服，在倏忽間，忽然印入有十仞之深似的在心地之上。我在那時所喜慙的是：直爽，秀雅，和你心胸之中的英氣，露出在眉梢，我自問對於觀察不錯，在夢裏也自以你為念。當你寫信給我的時候，你初時便流露了特別的情愫在字裏行間，你說：『我自昨日見了你以後，我并不敢有什麼奢望，我總覺得我登在泰山的山巔，看了一回太陽的朝升，這種的美景，在一頃刻之中，已留刻了永久的痕跡。在這裏我不信，我這生不再有機會看這

太陽，但是米司N，你是掌握這美景的天使——至少有一把鑰匙在你手中。我現在渴望着的是人生不可無太陽，人生不可不有常望太陽朝出的希望。我以為人生有兩個太陽，實質的是天上流走懸在宇宙中，永不會滅的；精神的是美愛結合的，人生之象徵。您！您是領有威權者，我的光明，我的黑暗，我的生命，完全操在您的手裏了。我不敢奢望，我是求天使的足指，得來吸吻，那就滿足了。我的米司N，你！您是天使！『當你初來這封信，我真樂極了，我想我生命之光，漸漸地放開了。我後來陸續讀到你這類的信，是甜美的蜂蜜！是山中的清泉！是園林的鮮菓！是我有生以來沒有找得，而你忽盡量給我的水晶珠！我從那時以後以至前月，都是在這中間度生活。我的一切，完全由無形之中，付託你收管。我的心，我的神，我人生之淵池，都完全開放，任你的靈魂游泗其中。這時

我的思想也包圍我的熱血之心了。我幻想着宇宙裏的存在，一切都不可可能，惟有我們的愛情可能；一切都毀滅，惟有我們的愛情不毀滅。我們在S.公園中的一個幽靜的偏僻的清雅之草地，當一個夏天之夕陽中，那一刹那的光彩，特爲我們放色，恰是我們發誓相盟的時候。這個夢境，我是隨時隨刻都可以想像得起。你到會忘記了嗎？我那時以爲天地之間，其餘的真是猛獸！殺生！止有你是我的愛，是一個例外。這本來是很普通的想像，并算不了什麼奇異。你那時也常如此的對我說：『我是你的愛，宇宙之中，除了我以外的，你都害怕』。呵！誰知別了不上一年，你的情感，便如流水的送落花，如東海的航船，如出岫的白雲，越是過些時日，越是飄飛得遠。我本不信你能再戀人家，當人們對於傳你的謠言，當我在某城的地方的家鄉居住。那裏的女校校長，是我的好友，她是我會經

介紹過你會面的米司R.她有一次寫了一封信給我，說他得了友人來的一封信，內面傳聞你有了新love，他勸我寫信給你，我心裏當時還替你抱不平，否認這種有關名譽的惡消息。但是你！殺生！你是公然不以良心行爲！一天一天的風聲傳得令人可疑了。我家庭也爲擔憂！我媽媽因我爺去年病故，因爲路途遠遙，那時我家裏也有其他種種困難，所以沒有通知，她對於我的事情，全憑我處理。前次我們訂盟，她沒有負責，現在你中途變志，她對於我是并無成見。這本是我缺乏判斷和觀察，我不能自恕，而且不可自恕的。我因爲要找你，所以和家人再移來京，前日纔到這裏。因這連日下雪滿城，寒氣逼人，我們從家庭走來，在路中受多少的霜雪？感多少的困難？碰多少的危險？我本是青年中的一員，受苦是應分，但是我四十八的老母，七歲的弟弟，十三歲的妹妹，因爲我的關係；同受風

塵之苦，這不是我之過。在這個當中，您既發生不良的動機在先，我還莫名其妙，對於你的現況，當我寫信給你的時候，你沒有半字的答復，我爲此遠來，你不負責是不能夠的。在我的夢裏從前所希望所頌禱所必有的生活，現在是如一張白紙被撕得破碎千萬片了。我雖然是受了這樣打擊，但是猛獸是要格殺的，因爲格殺一隻猛獸使社會上去了一個危險物，社會的組織，自然要一天一天的建築起來，在固堅的礎石上。這個道理，是因爲創造生命維持生命有一樣的價值。社會是用生命的分子用合理的藝術構成的。我要使我們的生命放一段修改和練鍛之灼閃之火花。我要替社會加一塊礎石，我要替社會格殺一隻猛獸。在二十世紀的世界裏，女子不一定都是纖纖弱女了。在這世紀的中心的婚姻問題，被男子欺騙在萬千遍了。我這次雖然被你欺騙，但是我心靈的傷痕和名譽的損失，是要找你

求一個澈底的計較。殺生！你！你明日若不上我這兒來，我也一定上你府上去，是不可避免的。

T. F.

這火爐裏的煤球，噴出了金紅色的光燄，向着殺生訕笑似的，發出了輕微而且幽眇的語聲。這時的他兩眉緊繃着。他的兩手，幾如不知那樣安放？那朔風在屋簷的角頂，怒吼得似猛虎的狂聲；那屋瓦的雪花，更是飛得深厚；那種清淒的蕭落的韻調，在窗外流唱，這是夜之神之哀吟；一聲聲的闖入他的耳裏；他這時心裏慚愧，疑懼；虛恐，驚訝的情緒，如溫泉的騰沸，他在這裏，被一切的物件表現出冷酷的態度，使他夠感着苦悶。

★

★

★

★

這時他的爸爸和媽媽，在那最後的西式大洋房裏，帶領着他的兄，弟，姊，妹圍爐。他父親那種老官僚的神氣，從他的舉止和言談的姿勢裏常時流露。他有八字的銀鬚，那圓圓的頭顱，豐厚的兩頰，在五十二歲的時候，還有這樣的健康，這是他自以為最幸運的一件事。當他在衆人會面時，常是被人推爲德高望重的長者。他在北京已住十餘年，積下的薪俸，弄了這麼大的產業。現在他的目的，是要希望他的子女的前途，如何的放出光明纔滿足他的慾望似的；所以他對着他那老年的伴侶，很是貼和而且融洽。她的年紀有四十五歲了。那臉上的春潤雖然失掉，沒有當年的妖冶而美麗。但是她在這子女滿前，供給豐裕的家庭裏，她的心境是平和而且恬適。她那半老紅娘的風韻，從她的聲帶裏散發出，知道她的柔和的心絃，還含着有秋夜林園的清參。這個家庭，他們自問是沒有什麼破痕；當這個初冬的雪夜

裏，他們所感着到的，是美妙的風彩的蕩漾。雖然是那時門外的雪緊飛緊飛，沒有一刻的歇息。他們却很喜歡這雪花的飄零滿空，供他們賞玩在明晨之天曉。他的眼睛，放出一種穩重而沉着的光景，在電燈之下。他們彼此譚話着，這裏壁的掛鐘，已走到十一句了，他們還很高興不想去睡。那穿得花簇簇的堅生和抱在她的懷裏的六歲的寶寶般的和子，他們已睡得酣惻地如兩隻兔兒一樣的可愛。那八歲十歲的瑩和晶晶，也在那兒沉沉欲睡，那眼簾漸漸地下自主的鎖着，那頭顱同漁夫手裏的釣竿的點曳。他和她是老興不休，談些家情，津津有味有趣。他在家庭的事情上面，從他們來北京立產成家起說，追述由P O高等學堂畢業後來京，那時他的命運，很窮促而且苦迫，到後來因某某的介紹在交通部供職，這個機會一來，他於是有了新家庭，當他和她結婚那年，他已度過這種安適的生活有兩年之久。他們由這裏他又

感着一種很高興的事：就是她過門來的時候，她是世代簪纓之家，藉此他又到了內務部供職，這是當年他岳父留給他的餘澤。因為當他到內務部的發動，完全是由於她的觀念，她向她的父兄說了一次，於是他就受了委任，到於今依然是兼差。這二百餘元的意外收入，增加在已先的進款項內，他們的生活費是十足有餘了。他們這個晚上，又屈指的細數他們存在各銀行的款項，他們很洋洋地商議送他教生到美國去留學的事。他道：

「我聽聞從美國回來的同事說：每年在美國讀書有一千二百元很足了。我們若送教生去四年，還不花到五千元，這樣看來足可以辦得到的。」

「是的！不過我想要去也要早給他結過婚纔去的好；因為外國的習氣很重。N.女士的約已經定下了，他們是自己選定的，我想把這件

事做過，我們也可得一些安慰。」

「我也這樣的想！不過現在N家已自那年南旋，還沒有回京，他那地方很多土匪，和戰爭，音信也通不了。聽說他們自去年已搬到X城裏居住。她父親傳說已去世了，我們因為沒有接得他的訃聞，又不敢信。他家裏這時我怕入手單薄，除了她能寫信以外，怕沒有能夠識字呢。」

「那個女孩她真靈敏！她的學問，真不錯！我們教生怕還不及他的淵博呢！我有了這個媳婦，真也樂意了。我們教生的眼光，可還不差！」.....

「但是我聽得很多人說：我們教生近來在外面又有人了。他每天的課程常時懶去，他的修飾，比以前更講究，我對於這小孩兒的婚姻，不能不有從速解決的感觸。你常時在外邊，可調查調查，到底有

沒有這麼一回事。」

這時室內的電光忽然熄滅，使他們知到夜已深，好預備睡，那電燈不一會又重復回來，乍然光明如前。他們在這個晚上，一家人走入了夢鄉。他們在雪夜的被中，一個個如蠶的蟄伏溫軟，沉醉和融舒。

★

★

★

★

這時的燈火完全滅寂，那壁廂裏的殺生也由苦惱和驚懼的心裏，起了寒慄而無精神久坐，解衣睡了。他在夢中，忽然的走向一個去處：

那兒髣髴是很熟的公園，在那兒：有青茂和翠綠的柳柏叢林，有很多很多的荷花在水池塘中，對着那岸上的石榴花爭妍似的，吐出了千百朵的葉與花；那如蓋的葉兒，圓圓地在水面擎着，有在水面相接處的，有水珠兒瀉漾其中，被那薰風吹着，更顯得晶瑩而映眼。在這

個池塘裏面，有紫蘋之類，補綴其旁，宛如星星萬點在天空懸閃。她
在這兒忽然明白這是他和米司N傾心證盟的地方了。……
遠遠地走來蹣跚步態的女郎，他恰見着半面，是很熟習的一個……
他於是陡然的驚醒了。他這時輾轉床頭，萬緒千端，都從情場的暗幕
裏，一絲絲的抽出。他的心境如張着異樣緊的弦兒。他在浪花亂滾的
好望角的郵船似的人格回憶，使他流了透身的汗汁，在這冷凍和峭肅
的晚上。他在這兒再想到他今年和E女士的經過。他的腦海裏忽然如
被霹靂的雷聲震開似的痛苦，而中間反映出以往的印片，如電影的開
演，在他的眼瞳裏：

那是一個肅嚴的崇敬的莊皇的教堂裏，那十字架上耶穌，表示替
衆消却罪惡。這些信徒是默絨的醉沉的敬守和禮拜他的上帝。他這時
也雜在那當中，在那兒垂着首。他在E的大學裏，從一個英國教授受

業，他因為愛研究英文，所以特別被這個英文教授所愛。他會說很流暢的英文，所以很和他的青秀而英慨相稱。偶然會面的時候，便被這種的外表能力所吸引，惹起企慕他和他要好的傾向，這是他和一般異性的朋友較勝利於人的手段。當他在這教堂裏，是一個晚上，那教授在這裏又變了教士了。他在堂上講了一會教，這是教士所不留意的，因為發生的思想，是受了新潮的洗禮，他不信這個玩意兒。他來到這兒聽講，他多半是在偷看那些異性中的人物，因為仰自米司N回而後，心裏很感着空虛和寂寞。所以在電燈之下，他心裏的黑幕，漸漸地拉動了。他看那異性的朋友中，有些很肥胖，有些很妍嫵，有些媿娜。她們在教堂中，表面裝做很尊嚴，但是她們的眼角，也時時放起一種媚色，似乎代表她們的春心的圍裏的花朵，在盈盈地含苞吐情呢。這是他一種感着！在他的有所爲而來的心理上，受了這美妙的撫

摩，和揉擦。嗡嗡的風琴，在嘹唳的祈禱聲起了。他在這裏，忽然聽到一種特別高妙的清脆的女性聲調，潛伏在這當中，如輕烟一縷一縷地婉轉在棟樑間。這時候他從這聲調的出發處看去，便瞥見他現在正邀好的R女士。她是短着髮的十八歲臉長圓的女郎。她那眉梢頭有無限的情分子表現。她那眼睛在電燈之下放了電似的一道光線到教生。教生這時的心境，他是誘惑而受吸引。她的這樣一看，也是被他的儀表和修飾的衝動。他是在這右面的男坐叢中的皎鶴。他的神情，逸飛在這教堂裏，他於平寧的淡泊的和諧的空氣中，獨自收受和領略。這歌聲從風琴聲幽幽揚揚的一陣一陣過去，他們和她們數百的聽衆，陸續退出。他對於她有特別的感動，心裏的奢望，又播動在血脈中了。他預候在那高聳的教堂外，不到五分鐘的時候，她出來了。他是很喜歡在心當他看見她。那天青色的襖子，和元黑的胡縐裙，化裝的美

妙，是均勻！是窈窕！是娉婷！她這時也看見他了。他們這樣的見面之後，互相微笑了一次，他和她分別了。在這樣的光陰，牠的度過，比什麼都覺着迅速。他知道他的住址了！知道她的家況了！并且知道她是在這教會辦女校已三年了。她的名姓也調查清楚，當毅生和她初見面不上一個月之內，這是他費了很多的方法和很多的心機，纔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

★

★

★

一個紅色巍大的劇場的外面，列了很多很多的電燈，在那門牆上。那俗人的名字，用一顆一顆的電燈嵌成，顯出輝煌和瑩映。那四輪的高馬車，兩輪的洋車，漆黑的雄大的汽車，停列在這劇院門外，有幾千百輛。那些車夫的神氣，都似乎很愉快的。毅生，他和一個米司，挽着手的來了。這米司就是他在教會裏結識不久的F。他們的情

戚，又得了一種默契，在不到兩月之內。他的家庭，是不明白他在每天很晚回，因為他是常時沒有定時到家，當他在大學校下課之後。

「米司F.！今天夜上戲，是梅伶最得意自編成的，我想這初次開演，一定會有好的表情！」殺生輕輕地絮語對着米司F.。

米司F.這時微微地笑着，同他走到剪票的地方了。他一邊把票交過，一邊用身體保護她，因為這時入戲院的人很擁擠。

「我們坐了包廂好些！」米司F.在二層樓上同他走向那正面的一個包廂了。這時那台下的人頭，高低的聳着。各層樓上，都坐得一排一排的人密密擠擠，如八百羅漢，三千比尼的聽如來說佛。那劇場內完全粉白色，在電燈紅綠光線反射之中，更現出無限的美麗和偉大的建築，這是很藝術的劇場。那凳兒的光潔，那服裝的嶄新，那音樂的調和，那伶人的做作，真是有描不出的活潑和生動。這劇開演足足到

了十二點，那衆人的讚美，狂呼，和鼓掌，在這八幕完後，再難回數到底有多少鼓掌次數。他和她當演完這本劇本的時候，在人山人海的當中，他們同走出了劇院來。這時他和她被這幕愛情劇的拍合情感，兩個心內的衝動，如電流的發生在電池裏，這是增加他和她的愛的導火線。在這夜以後，他們的愛情，成了一種對流和中流。他們得着無限安慰。他對於以前米司N.的情愛完全移植在米司E.的身上了。因為他自米司N.回去後，他總覺精神上的缺乏安慰外，肉體上也揭不在肉慾，他在這兒和米司E.的相識，由朋友而進爲有愛情，這是他的目的止點。當他和她在出了劇院以後，越是親熱的挽着手同步。他的熱，她的血，在兩隻相交的手腕中流通了。他們這時在街頭的電燈下，站了一會兒，彼此親吻，表示了愛的神會。那時天上如火花般的繁星，在那兒跳躍，似乎證明這愛之又一幕的光輝。……

這是她送給我的相片！……這是她送給我的……我也得送她些……呵！她不是缺少一枝自來水鋼筆麼？黃金嘴兒耐久，郭紀雲圖書局近到新式的，我明日得早去買去送她！……她的愛已被我有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但是米司N若知道了又怎辦呢？若是她知道我以前有米司N的一段愛情又如何辦呢？這是在最初曾經這樣想過……

毅生在床上翻來翻去，把這樣的黑幕掀開，他見着的這些往事；憧憬的，風捲殘雪般的，水奔吳峽般的演過。他的心琴鳴出了喪亂的躁音，使他耳膜裏有一陣一陣的波浪聲，他足到鐘聲二下，纔沉沉地醒去。

★

★

★

★

在次日的清晨，那外面的雪花，已鋪很厚凍結了。在毅生的家

中，已由那些僕役們生好火爐。殺生因心裏有這重要的一件心事，早就起床了。他在盥洗的時候，他心裏很踟躕很難決對於這事的處置。他想來想去，無論如何對於米司N.全家回京的這件事，萬不能不稟明父母。因為她既然來京，我今日自然要去。她對於我的事情，雖然有些傳聞，我若是裝着「敲門無事不驚心」的態度去應酬她，她必會疑竇全消，一切冰釋。這件如天崩地坼的事，豈不輕輕地就過了。他這時把鏡兒自己照覽一回；他隨即披上外套，走到他的爺媽這邊來。這時那朔風轉動那屋簷的雪屑，比撒落在空中還加增的白映得刺眼。他們在那爐邊向火，他很恭敬地稟道：

「米司N.昨天着人送來一封信，說他們家裏全都回京了。她要我去，爺媽！你看我今日去成不？」

「哈！哈！這真湊巧！這真湊巧！她們倒回京了。」

「那！你今早就去，說：我們全家都賀喜她們平安的回京，等天氣稍爲暖和，我們便去拜謁他們！」

「她信上說：她父親過去了，因爲沒有一定的住址，又兵匪騷擾，居寄無定，所以沒有來計聞。」

「我聽聞說過，不過不大確信，於今既已葬了，我們對於她家，那是抱歉了。」

「毅兒！毅兒！她來的信在那兒，拿來給你爺瞧瞧。」

他這時心裏被她這句話擊打着傷痕，馬上起了一種迸痛。他在這兒，却不可不力加鎮壓，以求他爺媽的不注意。他於臉上現出了遲難的羞赧地道：

「那………兒昨兒因爲………不好看………」

他那滿面霽和的笑容的母親，發出了嘻嘻的微笑聲。她這時以爲

這一定其中有愛情的流露，不便於呈他爺過眼，所以她在這兒不再伸說了。

「好！你吃了點心就去吧！」

他父親着僕役們豫備點心，他在他母親這兒吃了，披着那大氅，戴上帽兒、圍上圍巾，踏着雪地走向外去。這時的雪已稍停下，那牆屋上，街道上，電桿上，……到處都被那厚雪包封了上面。那屋簷的雪霏垂着，被那微晞的朝陽晒着，流下了一滴一滴的清淚似的雪水，在那作斷續的清響。

★

★

★

★

在那雪冰的琉璃的世界裏，那白色的光，已罩着大地一切的污垢和拉圾。外表上是光明磊落的心胸，晏然無事的毅生的心裏，也有這同一的象徵。他在洋車上想到今天到她那裏非得要得她的信任不可。

他的計畫自昨夜苦想到於今，差不多已具體要。但是他隱隱地感着了無限的心痛，他是在無可如何之中，纔走這欺騙的徼幸的險途。他自己也比較人們還非難自己些，可是兩位米司都是他心目中的可人兒，他總是想到「二美具」。他的腦海內所印入的新潮，對於人們婚姻問題，是認爲絕對的澈底，不容人們偷關的。今日對於他自己，却不得不取例外。那自私的自利的矛盾的心理，在他心裏衝過。他的內心，如一塘吹縐的春水，如撩亂的花枝的晃搖，如在崑崙山巔之失足。他被車夫拉着在冰天雪地的宇宙裏，一個城中的街道上飛馳。那些來往的行人，在他眼簾中看去，都似乎知道他有這一件難言之隱的不正當行爲似的。他被那些人的眼光射到時，他總覺心裏有些胆怯和害怕，他自思自想到最終點，他狠心的決定道：

「殺生呵！太自不中用了！決定罷！決定施行這計畫罷！就是開

破了什麼要緊呢?!」

他這時把良心輕輕地不加留戀，完全拋却。他要索性和任性的做去了。他最僥倖的是米司I到A城去，大約有些時日勾留，不能馬上回京。這樣做去，縱使鬧一鬧亂子，也須得幾個月之後。他這種周密的計畫確定了。他在雪天裏的冷氣肅肅的洋車上偎坐着，忽然的膽壯起來。那寒氣也似乎退避許多。

當他下了車兒，到米司I的家門敲動，裏面的人把門開了。這是她們新到來住下的屋宇：一切都簡單，那室內的設施，也凌亂，燕雜，而且狹隘。他在客室還坐沒到幾分鐘，那米司I出來了。他和她會面之初，又是羞澀，又是情愛，又是彼此相恨。她被他用一番言語解釋誤會之後，便有了這樣同情：她在末了俯首無言，倒覺自覺以前那封信的冒昧了。她和他在解釋之後，彼此反到不好意思，追憶那心

裏的惡感，被了這驟然的霖雨吹打，如梨花鮮妍的舊愛情，又在他和她的心裏吐葩了。

這種復活的愛情，越是濃郁而且芬芳，她的心曲的迴旋便越是痛定思痛。那眼淚一滴一滴的淌流，如燒燭的傾垂。在他的心裏自用黑幕夾障掩了空虛的恐怖之坑以後，他一切都放開。一切都不計。一切都如野馬的失羈。他不知什麼是道德問題？他的臉上雖然有些微的愧慚，但是他很靈敏地想到：不可！不可！這樣，就馬上要失破了。還是鎮定！鎮定！十二分的用全力來鎮定！於是，他是一剎那的羞愧和良心，被陰狠和虛偽的魔鬼，在他的靈魂中，伸出毒惡的爪牙攫去了。他這時和她依然的譚心，說他和她別後的思慕和渴望。如何是恨路途修阻！如何是夢裏都想念！如何是自她那年回去後，精神上的感着寂寞和失掉伴侶的生活之枯燥，沉悶，黯黯，和無味！。她也把她

的經過敘述了一番，詳詳細細，明明白白，一字一字的用她的清細的語聲送入了毅生的耳鼓裏，他深深地起了悲悼的同情。當她說到她父親去世的情況；她哭了！他也哭了！她又敘述她來京累得闕家途中的受累，聲調是哀鳴，幽咽，而斷續。他聽過之後，更是傷心，用很多很多的話，去安慰她！她又敘起她前日一封信之激烈，實是得了很多人的傳聞而引起的誤會！她既深究他，而他忍心地答復說並沒有這回事，於是她又轉悲爲喜。那風塵僕僕中過來的難女的面龐，放出了兩朵桃色的雲，在兩頰下襯出。那星兒般的眼睛，很有情地回顧他的周身。他和她樂了！笑容可掬了！揚着手兒了！這時的愛情之花，產生了波圓的吻痕，在他和她的臉上，如紙票上的戳記。他和她是又有融化宇宙之感。

「咳！咳！……………」

一個老婦的聲音從那邊雜來了。

「媽！媽！毅生來了」她發出一種欣喜的報告聲。

「來了？好！請過這面上房來圍爐：都是自家人兒，有什麼遮遮掩掩，拘拘形跡。」

「就來了！弟妹們呢？」她披着銀灰色獸皮圍巾兒，和他在一塊兒挽着手走去。那弟弟笑嘻嘻地望着他和她，那妹兒呢却露出處女的羞澀在顏臉上，垂着頭微微地和他們行了個禮，很恭敬的坐在那爐火的傍邊。他進來的時候，向老太太行了全禮，她老人家現出了慈愛的笑容，對他們說道：

「我兒！你們沒有會面便彼此不相安，毅生，你在北京近來說有什麼風聲，我兒爲你特地要我們全家一塊兒來京，現在你們怎又不開明，到若無事呢？我兒！你自的事，確不確？你們自己講個清楚，別

要含含糊糊。這並不是什麼不可直說的事。你們自由的戀愛！我老了，什麼花樣兒可不知，這個須得你們去討論！……………

「媽！媽！他已告訴我清楚了！完全是謠言。」

「穀生！你別要欺慌你自己，到底有沒有那麼一回事？我是老人家了，不要說我倚老賣老，這是我的生性是如此。」

「豈敢？豈敢？我決不敢做那些事？那種不要規矩的事，我家裏知到了還了得？！」

他這時忍心的爽快的說了。

「有些人說你近來如何如何呢？！」

老太太用一種很有閱歷的思攷後，如此懷疑的發問：

「那是人家誤會我的。因為我有些女同學常同我作往來。朋友是朋友！我們是我們，這是不能混譚的。那是社友！在世界上的人們，

我又是氣，又是恨，……我想我們的婚姻，完全由戀愛的路途
中經過的，不應該有這……我所以今日特地來解釋……
請你老人家諒解……因為人家一句話……把我們的已往的好
事都變成惡事……我殺生的爲人……問你令媛就知道……

他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地發了這篇議論。他的心靈，一面用力鎮
壓那人格上的意識往上升，一方又用千鈞的精神，在心中啓發那反面
的思潮。他這時馳躍和擒拏的苦楚，真是有難分難割的態度。他雖然
鎮定藏奸，可是總有幾分恐怖在心裏漾蕩，不過他已費力過大，使牠
不致發現在外，但他的身體却有一種微慄，這就是他的內心不寧的象
徵。好在是冬雪正緊的冰天，那風兒吹得利刃般的割人，他在這初到
她們這裏來，她們是以爲她畏寒，並不是真爲那不可告人之隱的事在

懷心慮。所以她們被他完全騙着，以前的事情，完全釋疑了。

他和她們在這兒，很回復欣喜的笑容。在爐火旁敘些悲歡離合的往事：一段是驚駭，一段是狂喜，一段是流淚，一段是感傷。在這個冬月初出的時候，恰是那雪花停下的一朝。

★ ★ ★ ★

「我們發上今天去那兒，他們初見面，又得要如那年一樣的……少年人！少年人！……」

「她若過了門，穀兒出洋去，我也不怕沒人陪伴了。」

「這次剩餘又撥一千五百餘萬，我們大約可以領得七成呢！假若政府把我的欠薪完全付清，那不說他可以出洋有餘，就是他們回去，我都易辦。」

「那！我可不愛同你那樣趁興，她過門後，我們娘媳也得親近兩

年，享一點清福。」

「哼！你還拿老歷書！於今的女學生不同了。況且她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出洋去也很有伴。您總是把她做普通的一般媳婦的事理推去，她若聽得了，要笑你這阿姑老得有三分癡聾。」

「我們別說笑話了。毅兒的婚事，您以為到底幾時辦？出洋要是去，這件事情就不妨早，若是不？就聽毅生之便。湊款多少，我是自來不知道，你昨夜說，幾千幾千，我也沒有留意。你老了，替他們操心，到了今日，也該當享一點兒女的福，看看你兒子選得的媳婦來家又如何光景？這些世界裏的人們，我們是算有衣有食有子女有兒媳的最好不過的人家，你再是苦過幾年，毅生走外國回來，你就是『老封君』了。」

這個毅生的家庭在清淡家境裏，使他們倆老年伴侶，在這豐衣足

食的生活，感覺人生的圓滿。那小孩兒的笑話，那火爐的紅光，那屋簷的雪溜聲，協奏出一種和諧而且甜蜜的微妙之平和。

★

★

★

★

當米司N.和毅生這次會面之後，他們彼此往來如故了。他每遇着她自然要恭維而敬重她。她常過他家來，這是她很自然的行爲，並沒有半點勉強。她對於他的父母，也常時會譚。她生性是慷慨和俠豪，她是真爽而且個儻，并無弱女的習氣。她那豐肥的粉臉，常放出愛和的潤澤。他們沒有不愛她的。後來不到半月，他和他的婚期確定了。他這時纔真自焦灼，暴出那良心在最深的衷曲。他在自己的室裏，偷偷地發戰，狂潮如江水的掀起。他的苦楚，比任何人都大。他眼睛由好好的起了紅澀，由紅澀轉了灰沉的金黃。他自己的譴罰，真是利害！這是冰寒封鎖，一片銀色的屋宇中人的感覺。他由暈蘇過來之後，他又

想起和米司E的感情，如何厚的念頭！那心裏的刺激，更是利鋒似的鑽入。他對於米司E有愛情永不破的同一密約。自己倆人也曾交換了戒指，不過他收藏在篋裏，出去了就戴着，在家裏就收藏着。他這時想到她若馬上回京來，我如何生活？她既同我定了，她聽得我這兒完了婚姻，豈肯與我甘休。我待要推辭，一則父親就要我到美去，一則米司N已同意，我又有如何能再推却？他這樣的想像，忽然冷一陣，熱一陣，由凝固的想像，得到急流的一陣陣的動擊。痛苦！難受！他是領受得不知道什麼程度了。

喂！喂！少爺！信！信！

他的聽差又這樣的在門外呼叩着。這時的雪又在飛了。那天空沉重的空氣，積厚得很，表示這雪花的構造，更爲豐裕了。這兒他急急開開門，接到手中，一看是米司E的回信，他拆開一看，是說即日回

京的話。并且有很多很多吐露愛情的綺語。這時的他，越見着着綺語多，越是受打擊，越是使他神經混亂。他把門掩上，冥着兩目在那兒細味，又看看那圍巾兒的垂着在壁上，默默地的幽靜。他真如一個失路的綿羊，不知何往？這種衝突，牠完全是基於愛的神祕。他受這均等的愛的支配生命了，他爲這均等之愛爭服了。他爲這均等之愛的咽吞生命了。他不能不愛米司|N.更不能不愛米斯|E.但是愛之神已在未出發之先，已很明白指示他以愛之道路，他自己也願意，但是愛的魔力全是整個兒，戀果都是十二分的圓滿的。有殘缺的就根本不能成爲愛。整個的愛，是互不相容而且彼此相排斥的。他這樣的一想，那以前的事情的暗幕裏，多少的恥辱的鬼魔，伸出手在撲他。他對於那事的隱瞞，不算不隱瞞精密，但是自己的幽心，是一面鏡兒，在冷靜而且大雪之冬，牠的顯明，比以前的平日，要百倍不止。牠以前之不光

明，有塵埃，是他有輕有重，時有所偏。現在呢！眼見得偏是不可能的，這是由於事實上的必然的事。牠被這兩種愛力衝突，一切的塵埃都震落。這是牠重光的一夕，但是牠重光了，他就發狂了。

「哎！哎！我的均等之愛！我今日明白了。我的罪過，我自己不能道。不但你們不能道我呀！哎！我有何面目再見你們！我良心已經久已沒有了。我預料到設若我和任一個結婚，都不免欺騙造成吵鬧！我！我！我寧願不見你們，噫！毅生！你不該！你不該！這種行爲是大學生應有的嗎？好！好！好！人生的樂趣！我享盡了。我還有什麼希望！呵！呵！砒霜！砒霜！我早有意同你商榷了。」……

毅生這時苦得不知別了！暈迷了！他醒來微看，自己的門靜靜的掩門着。那爐火吐出了悼歌似的鳴！鳴！的悲聲。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於是在箱篋中的最下一層，拿出一瓶砒霜，不清楚的服下，一

跌就倒在火爐的傍邊和那死神在空中攜手去了。……………

★

★

★

★

在不久的時候，天色慘黑了，那聽差送晚飯來，他敲着那門兒琴的響聲，寂然沒有人聲。他很奇異的走去告訴老爺太太。在他們多疑他是疲憊睡熟了。後來都到他門前，用很多的方法，證明不是了。那老爺的心裏起了很大的感想，以爲是中煤毒了。於是把門打開，往裏兒一看，見那火爐邊，倒睡着一個教生！呵！這一定是煤毒！他們都這樣說。後來細細一看，忽然現見有瓶子，有砒霜氣味。這一驚，非同小可！那老爺一急就後倒了。那太太也一暈就往前撲去倒在那臥椅上。好在僕役們多，一家兒守護兩老人，不久却醒了。他和她的悲哀真是父母之愛子，在這裏澈入肺腑了。這些小弟弟小妹妹在冷寒的冬天，也哭泣得凍了手指。他們是看他們的父母心傷，不期然而起了

抽咽與嗚泣的共鳴。

他家即時去人通知米司¹，她馬上就走來了。她聞陡然發生這個大變，心裏的難受和痛苦，更萬倍他人。她不明白爲什麼這樣的死法？後來她來到他身邊，她在他袋中裏抽出一封信來，是一封很清秀很美麗的女子筆跡之信。她在這封信內抽出數頁信紙來，見那女子所說的話，異常甜蜜！異常旖旎！異常動人。都是些情深嚙語，末了有卽日回京字樣。所書的款式是 *Your love* 她恍然驚悟了。她再在他箱篋中搜出很多很多的信，都是情，愛，美的他和她的往來信。她心意冰冷了。她在這些信中，完全查出他和那個女子米司¹的已往歷史來。她纔知道謠傳并不錯謬。她纔知道以前他對於她的愛情復活，依然是夢中之生活。她這時把這真實的情形，告訴那兩個老人家，他們在這個時候，又是痛苦，又是恨心。他們對於他的希望完全飛在海天雲外去

了。

她們哭悼正忙的時候，那門外來了一個女子。她是十八歲人貌兒，很是美麗，那長圓的臉兒，很令人可愛。她不待通訊，直走上堂來，她一身的旅行裝束，還是未卸。那外衣的飄飄，有無限的風姿。這那天已黑了。在燈光之下，更是顯出那人的有特別神韻。她一聲就問毅生在那兒？後來衆人告訴她，她忽然的變色，滿臉的灰白而痛哭哭了。

在這兒米司N.過來詢她的名姓，她說出之後，她陡然的驚駭這就是她的情敵！她對她發出了癡噴，她對她也明白了，她是她的一個情人，也是自己的情敵了。米司N.的心裏，她想到毅生爲她而犧牲性命了！使我的前途失一伴侶，我對於這情敵果如何處置。米司E.的心裏，也有同一的感想。這時全家驚駭了。全家的人們，都在這兒站着，看這兩女士的悲忿了。她們彼此說了一點大概，各各半信半疑的

對人，全是全信的對己。她們在很久的悲苦的過後，纔想到情人已死了。爭端已失了。她們再來檢點他的棹上，忽然在硯石下發見一片白紙，那紙上有毅生書的四个秀逸的字兒：

「愛之衝突」。

一九二五，十一，九。北京。

清溪

在烏托邦裏有一縣的東鄉，有一個很膏腴的地方，那裏有兩個村落，一個村落在北頭，一個村落在南頭。甲村落的後山，很峻巖很險峻很峭崿。那前面便遠遠地對着乙村落的後山；乙村落的後山，是蜿蜒不斷的一起一伏的很多個數小秀峯重疊成的。在兩方面的後山，都栽培得很多古木，那些怪石亂艸，都被那些蒼翠欲滴的茂林遮蓋得完全不露。他們的各村邊，有青青的楊柳，隨風飄蕩着，竿竿的竹兒，含笑點頭着，叢叢的灌不，參雜的護持着。那洞田畝很是寬廣。使他們兩村的距離，受天然的支配得適當。洞中有一條澄碧的河流，名叫清溪，兩旁的田畝，全靠這條溪水的浸潤，使他們的收穫，纔可

滿足。在春夏的時候，那堪疇如蛛絲網兒，那水田如放光的明鏡兒。那出水的秧針兒，橫直都有行列，一眼望去，令人感着無限的美麗。

在這地方的人們，稟山水的秀氣，他們不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幾分聰明。他們耕的耕，織的織，在那兒工作，求他們的適意的生活。他們各有一個族長，在甲乙兩村落裏。這些村人對於他的族長，所說無不聽命。他們對於族長，如歐洲人之有耶穌，如印度人之有釋迦牟尼。

有一天，甲族長率領他們子姪來到溪流的岸上，說道：

「據我們的先人遺說，這條溪流完全是我們的。但是年代久了，我們的契約失掉了，譜書上又載的不明白。在乙村有時說是他們的，在我們說又是我們的。我們今天來到這溪流傍邊了，我們何不過去標記，表明這溪流是我們的？我們愛我們的先祖，我們要替我們先祖爭

光纔是！」

他們那些子姪個個雄赳赳氣昂昂的道：

「族長說的是，我們就去立一些界碑罷！」

於是三三兩兩很高興的成隊過了橋，在那邊拿些石子堆着，並且派人回去拿了石灰水來號了標記，然後歡呼的擁着族長回去了。

乙村落的人們有些在洞中耕耨，有些在家中居住，聽聞這種歡呼聲驚天動地的猛然闖來，雖然距離很遠，但是在一個洞口中，沒有山嶺阻攔，個個都聽得了，急急地結隊成羣的來溪流上看。他們見着那些標記，由不得個個憤怒起來。立刻把甲村落要爭這條河流的事，報告族長。那族長聞聽之下，兩根兒銀鬚氣得亂揚說道：

「這還了得！我們是大族，我們的這條河，從先人造說上傳聞完全是我們所有。我近來恰想邀集族人商議要爭回來，因為是譜書上

沒有註明，契約又不見了，所以不敢造次。誰知他們倒來爭我們的了。」

乙族長於是向子姪們鼓勵了一番，要想率他們前去，即日過河，也立下標記。他們聽了這族長的話，都磨拳擦掌，大告奮勇，大家跟隨族長來到河畔，把那一堆一堆的石子毀了，標記也去了；再從橋上過到那邊，照樣的弄成石塊，立定標記，表示他們的所有權。然後吶喊三聲，笑罵三聲，高奏凱歌回來了。在他們的心中，似乎是洗却了很大的恥辱，得着了無窮的光榮，不失他們是一個大族的體統。

甲族長率領了他的子弟們纔回到家裏，正在那兒慶祝他們的勝利，要到宗廟裏去祭，說他們雖不能「克繩祖武」，也可以竟先人未竟之志，得守先人遺業。聽得乙村落的人過了河來立碑記，他們的前功盡棄，是不言而喻。於是，勃然大怒，馬上到公廳召集族人商議。

那些子弟們已經如螞蟻般的在公廳前坪壘上等候着，他們有明晃晃的刀，利鋒鋒的槍，垂着朱纓的鋼叉，烙着火繩扣着鏢機的烏銃，在那兒準備撕殺。他們的心胸，那氣鼓的如青蛙般的起勁。他們的眼兒，他們的手兒，他們的足兒，着力表示有誓不兩立的敵愾。他們看見他們的族長那一副怒氣沖沖，急得蒼白的臉，那滿白的頭髮被風吹着，一根根鬚髯都有尊嚴的象徵。他們知道族長的心中，自然是和他們表同情的了。但不知有什麼命令下來？他們是要想和乙村落的人們決鬥，殺一個你死我活！那族長在這時，見他的子姪們這般的英氣，他便在衆人之中，狠痛快淋漓的演了一回說。大概是乙村落不以我們的主權爲重，我們除了訴訟外，還要一種示威，使他們不可藐視我們。那些青年的子弟，見族長所說的話，如此這般，句句都是他們想說的，尤其是末了那種意思，令他們感動，願出死力以對付這奇恥的突

來。他們於是聽族長的教訓，派些人去起訴，派些人到自己同宗的族人去請他們來幫着定期出隊決鬥。臨時的示威，便暫停止。——這是他們族長的足計多謀的地方，因為他自量自己村落的人數不及乙村落的多，若是決鬥起來，沒有十二分的把握，可不必去。難以爲情的，是乙族太不講理，除了這決鬥以外，總不能消胸中的氣，遠宗的外村族人，雖不肯大賣氣力，可是來搖旗助威，也覺勇氣百倍。在那些壯雄不過的子姪，雖想不如此遲緩，但這是族長的命令，不亞於皇帝，頒了一道旨意，認爲是「天經地義」除了說「遵命」以外，沒有一個反對的。他們這時的忿恨之氣，結蘊於心，他們並不知誰是有理？誰是沒理？他們祇覺得乙村落是以大欺小，自己便應該萬衆一心，枕戈待旦。他們在這命令下了之後，止有待候那預定的決鬥日期。」

他們出去耕作很驚慌的，有些被乙村落捉去了，有些被乙村人辱

罵了，有些被乙村人牽去耕牛奪去農具了。

在乙村落的人們眼光中：以爲甲村的人，真可惡，他們見了我們就罵，據他們的罵聲裏，明白說我們所作下的標記，已完全毀掉，他們還不足，要我們去決鬥，我們略略地施點手段，看他知趣不知趣，於是捉人牽牛的事，視爲開玩笑似的，不止一次實現了。但有時想要捉甲村，却自己人被甲村捉去了，這樣的你捉我我捉你，兩個村落，雖在一個洞中；彼此却如敵國，在這未到決鬥期前，各各行走，都有戒心了。

在乙村落的人們，接到決鬥的日期，他們也預備很整齊，到期兩村都有族長爲首領，在乙村人自恃族大人多，驕氣十足，他們把子弟們排成幾隊，一步一步的前進；甲村人更是揚威耀武，挺着那修飾及很銳利的武器，也排陣來到了溪邊，那一條溪水，作了戰場，兩岸都

作了壁壘，那阡陌便作了戰壕，他們猛烈的爭打一回，甲村落的人少却能用命，乙村人多，沒有團結力，於是一陣敗了，乙村族長退到自己的村邊，不禁有無限的感傷。

在甲村人他們是何等的榮幸！一戰就得恢復了先人的遺業，到溪流的那邊，依然的立下標記，表明他們所有權了。

乙村的人們，在這一敗之後，又是羞，又是怒，那族長痛自己子弟們不爭氣，每次會面，便是大罵特罵的咒他們不爭氣，他們聽了，於是都各自回家，把刀鎗修整好好，又三五成羣的插血爲盟，誓要再殺一次，把甲村人征服纔甘心；他們的族長，也增了些閱歷，暗定一個日期，去襲甲村，並不通告，免得使他們在外面去找人幫殺，在甲村的人士，並不在心懷了。當這日乙村出隊，甲村毫無預備，於是甲村的敗了，那標記又毀掉！，在渡過小溪之後，乙村又立下標記。

這兩個村落如這樣的相爭，經過很多很多次數，有時甲村落又勝乙村落，有是乙村落又勝甲村落，經過的年代，也不知多久，花費的金錢，也不知多少，死亡的人口，也不知道多少，就竟是誰勝誰負，從來沒有人們知道。

在若干年之後，兩村的人也稀了，田畝也荒蕪了，他們的子子孫孫，對於這事的爭鬥，也有些厭煩了，他們的族長，也各出了一個很和靄很有德的，他們各人的心裏，都有些不願意再如前的爭了，但是沒有機會，使他們彼此交換意見；並且他們有一種倔強的性質，不肯示人以弱點，所以依然是相持不下。

有一個秋天有一個旅行的遠方人，經過那兒，見着那地方荒涼的景象，他很奇異的，發了一種疑心，他於是走向甲村落去一問，那族長原原委委的告訴了他，他便問道：

『你們何以要這樣堅持勇於私鬥呢。』

那族長道：

『我們爲替祖宗爭氣，不得不爭：』

那遠方人道：

『爲祖宗爭氣，是不錯，但小小的一條溪流的價值，便抵得無數的財產和人命嗎，』

那族長還是心服氣不服道：

『我們因爲法律靠着，不得已爲公理爲正義而鬥：』

那遠方人很誠意的道：

『你們如這樣的彼此相殺，便是有公理和正義，你們說法律靠着，殺過後便靠着嗎，長此不解，結怨下去，你們的現在生活狀況，怕都難保，我勸你們要知道人類的相處，不可如此的相仇視，惟

有互愛互助，可以相安，因為你愛他，他自然愛你，你若殺他，他豈不殺你，愛是人類天性，你們這樣便是埋沒你們的天性，你們若能各自退步相讓，就是不能各自相愛，也可不至互相殘殺，不互相殘殺，也可說是消極的互相愛了。你們雖不愛人，難道自己也不知自愛呢？你們要自愛，要有生命，有室家，有田園，有衣食，請快息爭，

那族長聽得，恍然大悟。他即時把子弟們叫來，告訴他們要和議的事件，大家都欣欣的有喜色。那遠方人，便又走過乙村落，那乙族長初時也不願意，因為他們的舊觀念太深，後來他又如此如彼的勸解了一番，乙族長也恍然大悟，同樣的願和議。他也即時把子弟們叫來，告訴他們這件事，乙村的大衆，也都欣欣的有喜色。那遠方的旅行家，往返幾次，兩村的和議成了。他們的兩村落，從此相安如故。這事清楚之後，那遠方的旅行家，纔拜辭這兩村的人而去。

這洞中的山水依然的呈現了天然美，那如鏡面平的水田依然的映入蔚藍色的天空，那小小的溪流依然的流着如一匹白練似的蜿蜒。祇是那兩邊的堆成的亂石子，立下的標記，完全無影無跡了。那陽光的含笑在晚天裏，似乎是譏諷他們不斷的蠢鬥，可惜了覺悟太遲！

餘波

淒涼的蕭索的血腥的風虎虎地吹着，黯淡的衰敗的似悲慘的日光照着斷枝的樹木，露出砲彈擊成的傷痕；灰色禿頭似的起伏的受過血的洗禮的山谷，對着這似來唁慰牠的陽光，呈現一副感受了麥爾斯的光臨後受了一個教訓的慚赧和苦笑；牠的身上那可怕的癩痢，由牠被麥爾斯光臨時被他的兇惡的齒咬破的衣服的窟窿中，如天上的星火似的隱隱約約地現出在牠的身上。黑雲一羃羃地拉開在這山谷綿綿延延地數十里的無際的太空。白雪雪地戰骨一堆一堆用浮淺的血染過的泥土掩蓋着。赭赤的殘牆倒靠在已經被炸彈炸頹的茅屋所餘下的一面土壁的石旁。這種慘目的痛心的戰爭所造成的景况，在黃昏的秋雨滴滴

的夜裏。遠遠地看見閃閃發光如螢火似的磷光現出在這山谷裏。這山谷很僻靜的一邊，剩下一個個炸彈未光顧的村落。當戰爭告終之後，一羣逃難不知何去，而又三三兩兩由那荒涼的久無人走的山道攜子提女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襤褸襤褸哭涕涕乞丐似的走還了故鄉。看着這陰風陣陣吹來的山谷中，和不可收拾的被大軍盤住作兵站，搗毀不留餘力，祇除空空洞洞徒有牆壁的屋宇，仰天嗥號，流不出眼淚，在傷心之餘。陽光看着沈下那幽寂的寥落的山谷走了。那曾作戰場被千軍萬馬蹂躪過的山谷，所發出來的風聲更嚴寒更悲哀更令人們戰慄。戰鬼的嚎聲，山澗的潺湲，與寒風相和，淒淒寂寂，冷冷清清，愈起了不可畢聞，和莫名其妙的聲響與情景。這羣走回故鄉露宿在野，仍不得安居的人民，在這次第一夜的感觸着的痛苦，比逃亡時的受得更多似的，第一夜的所聞，比逃亡時更寒心而難以表述了似的。

他們這羣衆中，雖然感受痛苦，到這地步，但他們在第二日，有些又從悲哀中掀起了已回家園的觀念，而暫時發生了愉快，但是他們自己已一無所有了。田啦！地啦！山林啦！園地啦！倉廩啦！衣服啦！家具啦！被軍士毀得一點都沒有，祇剩着這一個一個的孤另另的身，有些隣居，不知或是被流彈打死？或是流落他處不能回來？或是因沒有求得食品，餓死在道途？或是沒有衣服，被風雨疾病，客死在不知的各地方？十室九空，一個數百戶的村落，止走向這大的，小的，男的，女的不滿百人的我們。他們這樣想着，不覺得起了無限的痛心的失羣的悲哀。他們在這驚心悸魄不可思議的驚惶的走回故鄉的幾日，他們常常相對歎歎着，喟歎着。他們如楚囚釋了鑊鑕的，不知措手；如負傷之鳥，繞樹三匝，不能覓着棲息的一枝；如頭角被碰爛的山羊子，找不着牠母親在何處，而起了哀鳴；如家中畜飼的鵝鶩，

飛上空中，而覓不到原處；如燕兒飛還了故巢，而不勝痛惜失却了舊窠；如蜜蜂之翱翔故窠之側，嗡嗡鳴着；如螞蟻之蠕蠕相默語，而訴國破之怨慕。

他們中有一個稍有經驗的，曾爲族長的老者，便對着這羣人說道：

「我們既已回來，在這種可憐可悲的故鄉，固然是不免各有所感觸，但是毫不從事收拾，徒徒相守去泣哭，有什麼濟呢？我們手中所乞得的食物，不上幾日，便要完了。身上的衣服，又破爛，又污穢，我們若不分途去求食的求食，收拾的收拾，看看便要餓死啦！我們大而有年紀的人們，餓死，冷死，不算什麼一回事，可是有哥兒們，姊兒們，一輩子沒有食和穿，便要餓死啦！已到故鄉，你們毫不想個主意，這樣坐在地下，便可以成了不成？」

他這種悲慘和壯苦的激問，使他們大眾心中起了一種不得不奮起的興奮。於是大家商議定了互相幫忙去收拾，一邊去分些婦女老弱去附近人家求乞，以便大家達到安居樂業的適泰的時期。這樣互相幫忙收拾，這樣合作的求乞，以供給那些收拾的一部分人。一天一天的進行，一時一時的有成功，一時一時把舊有殘餘整理，一時一時的實現他們的想望的前日生活。不到一月，粗粗創造的茅屋，再製的家具，以及一切，都草草的備具了。這村落的修整，稍稍有點外觀了。

但是天氣一天一天更加寒冷。那會作戰場的山谷，被血花濺染過的衰草黃枯着，露出死神站立牠面前兩昏憤似的臉兒，那哭紅着兩頰的楓葉，一片一片飛落飄零在衰草上，那堆堆的軍隊，高的，低的，大的，小的，如大劇場中一顆一顆的頭顱。那殘斷被炮彈傷的樹上枝桠，依然垂着；這如光頭似的山峯，依然對着陽光慚赧和微笑，牠那

滿身的瘡痍，依然現出在他臉上；一霧霧的雲，依然如瘴氣的騰挪，張開在這山谷上；那被炸彈毀壞的牆，依然斜靠着那土壁；依然，……依然，……一切依然！

「碰！碰！兩聲，碰！碰！……碰！這槍續然不斷。『呵！呀！不好，又開戰了！又開戰了！』那村落中有經驗曾爲族長的老人說：他這時魂魄驚疑不定，頭腦已暈眩不清，身上的抖戰，像牽向屠宰處要殺的山羊似的，由床上驚爬起來。這時是舉目不辨咫尺的冬夜。兩目張開，望着這漆洞洞不知誰是南？誰是北？的時候，槍聲漸漸地近這村落了。這村落的人們，起初以爲是自己耳鼓中留下前次戰爭槍聲的反射作用，後來漸漸知道那鳴的槍聲，確是來復槍聲；於是駭怕的心，陡然潮水般的湧來，從夢中醒起。一村之中，有似駝鳥般地去藏着他的頭，有似黃獺般的覓逃於池塘，有似貓兒般的躍牆亂

窟，有似楚囚般的相對哭泣，有似白癡的人兒，失却神經作用，尤其是這會爲族長這老人害怕。這時逃也無處逃，避也無處避，祇聞槍聲，步履聲，軍號聲，圍近了村落，却聽口口聲聲叫拿人。他不覺中又似知道不是再戰，以爲是官兵來捕拿逃犯或捉緝奸細，忽然的站在窗上一瞧，却不是敵軍，也不是官軍，也不是捕逃犯，也不是捉奸細；點着光明明火把，裝束着騎士似的，穿着軍服，而沒有旗幟和徽章；都持着槍，上着刺刀，如虎如狼似的。約有四五百之譜。他這時一望，很明白很恐怖很燥急了，他自言自語的道：

『不好了！不好了！這……這……這是今年上年那隊土匪呵！他們去來劫了兩次，都沒有功勞，想是他恨我們殺死他那十三個兄弟來復仇了呵！現在我們由死裏逃生，才得上兩月，你們却又來了，這樣看來，我們由別地跑回故鄉，反是由生裏跑向死裏來了！我們若知

道這樣呵，又何苦回來！又何苦回來！

他正在自怨自疚的時候，那門外的槍聲，差不多前後響了二十餘次，把屋梁呼嘯喇囉打倒多處。把門撞的幾乎要塌了下來。叫開門的聲音，愈加急了。他這時已經由昏憤中清楚過了。又由清楚的思想中，嚇得目瞶口呆。臉色已青紫，不過在那黑沉沉地夜裏，沒有別人看見，祇有自己覺得。他想不到門，他們也是免不掉進來的，我一身已經麻木，走也走不了，逃也逃不脫，我不如開了門，反覺甘脆。這時候祇有聽天由命，打就打，殺就殺，我到底看他那樣處置我。

他鼓着勇氣，走去把門開了，那似兵非兵，似匪非匪的人們如長江的怒浪似的滾滾進來，把老者即時捉着，他們都口中自表道：

「老者！我們老實不客氣對你說，我們不是匪！更不是歸那個司令管的兵！我們是不愛打戰逃散的敗兵，我們是想背着槍回家去，

沒有川資，特來向你求路費的！」

老者這時才明白，這不是匪，更不是去年那些匪了，心裏便稍稍放了心，以為可以沒有性命之憂，便胆壯起來幾倍。後來見說向他求路費；他幾幾又嚇得要死。趕緊向那些人們磕頭如倒葱似的道：

「副爺！副爺！你們可憐我罷！我現在才由外面回來不久，我委實沒有存下的。若是有，無論如何，我決不吝惜，你們不信，請你們自己去搜一搜，便知道我這話是沒有說的。」

那些兵士說！

「不行！不行！沒有錢，說甚麼都無效。不然，我們有的是刀！有的是槍！費不得多少事，不過一粒！……」

他這時聽見說一粒的話，便揮着老淚涕泗的說：

「我的副爺呵！我若是如前些時的富足，我聽得副爺們要甚麼，

我就可以供給甚麼。於今呢，真真找不出錢來！」

那些惡狠狠地兵士齊道：

「你沒有，你的兒子難道也沒有？你的兄弟難道也沒有？你的族人難道也沒有？你既然沒有，何以有這比人好的屋宇住？何以有這比人好的衣服穿？你們這些守財虜！生就了驢的性質，籌餉委員要三千也有！要八百也有！那邊山上的一股土匪，向你們各村借糧，你們敢不送去吧？就是今天我們向你索，你就沒有了？豈不是怪事！不快拿錢，便打一頓，給你一點苦味嘗嘗！」

老者這時慌慌用手作懇求道：

「副爺！你聽我說：我的大兒和四兒，這次因為戰事發生，我帶起他們出去逃難，走到大名府，因為時疫，一個病死了，一個跟我到河南，被軍隊拿去挑運去了，那第三的，留着守家，那曉得戰事清楚

之後，我回來，不但屋宇毀壞，田園一空，就是我第三兒也不知下落！第三的從軍，當一個連長，這次戰事，又不幸被敵軍用炸彈從飛機投下炸死了。我的兄弟，他們都逃難沒回家中。所有一切，都被前次住在這裏的軍，搜得甘甘淨淨；他們怕地下埋着有銀錢，把地下掘了三尺來深，其餘柱子板壁縫裏，他們都找完了。現在我們這村落裏，家家祇存着四根柱子與幾扇磚壁的房子，但要尋錢是半文都找不出！你們要錢，固然知道是想做回家盤費，是我心有餘而力不足。我族人是同我一塊兒回來的，我知道他們是比我還窮得要命，我又何必去問他們借錢，然後纔知道沒有呢！總之我們都是中華民國的同胞，有就大家用，設有是沒法。我的副爺們；你們想想我的話，放了我這條狗命罷！」

「真囉唆！真混蛋！我們又不是來給你清算！媽拉的！不打是不

出錢的。我們沒有聽着你所說的話！別要挨，再遲，非打不可了！」

這些兵士，一邊說，一邊着人到處搜，祇搜得些不值錢的物件。

一個村落裏，家家搜到，果然不見甚麼物品，這時老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紫青色的被恐怕中的顏面，在炎炎烈烈的火把下照着，如木鷄似的鵠立着，如死灰般的冷散着，如枯木像的聳着，死神正在空中唱着迷夢甜甜之歌，在那裏揮着白殼紅綃，使他眼觀中瞥見一種如電光閃爍似的光線，如化學家試驗燃着鐵的輝耀。他的靈魂，似乎離了竅似的。那些兵士，莽撞地睜着眼，倒持槍柄，向着他背上狠命的衝打幾下。他這時哎喲的呼聲，顫顫地由嘶燥喉咽中叫出，那種令人不忍聞的聲音，震動了披着夜之外套的宇宙。他偶然一斜眼，向右邊遠遠地望去，在火把的光照之下，瞧見一個面目認識的兵士，他如在夢裏的驚醒，疾疾地呼道：

『恩原！救我！恩原！快來救我！我們是同住在十里內的同鄉呀！』

那持槍被他認識之兵士，驚駭他認識了他。他踟躕了一回，於是毅然的前上來，向衆敗逃的兄弟道：

『你放了他罷！他是我十里內的同居的，我曾有一面之識呢！』那些兵士到這時，見錢真的沒有，打他也沒有用，落得送他一個順水人情，順便給他放了，他這時如籠中的鳥兒，出了這狹的籠；如小小的游魚，漏出了罾罟；如攔着暗礁的海船，得脫掉了危險。他這時對於衆敗逃兵士，一一道了謝，惟那被認識的兵士，却默默的站着，心中由奸狠的陰謀的心理上，動了殺機。他怕的是將來被他說出去，便永永不能回家鄉去耕種。報呈官廳，便一生要被緝捕；我擄掠得銀錢，無論多少，總不能攜去，置產立業。我們當兵，原來想升不

着官，便發注洋財也罷，於今他是個有能幹的人，並且是個族長，若放了他，把這消息傳出，我的命還有嗎？我的回家還有可能嗎？不！不！不！一不做，兩不休！就是照我心想的計畫罷！他這樣想定，看那老者，一回頭的時候，他把手一舉，做了一個暗號，那些兵士是他一夥的，便明白了，便把站在老者那邊的走散到兩邊。那老者猶是喃喃說他的苦楚，說時遲那時快，這被認識的兵士，向他背心描準，只聽得呼的一聲，老者便向前撲在地下死了。他們這些逃散的敗兵，也如鴉飛鷄散，各各負上槍兒跑出了村落，東西各走各的。這村落在這夜裏，恢復了先前的寂寞，淒涼的空氣，惟是多了一種火藥的氣味和血腥。

到第二天早晨，那山谷間出來的慘淡日光，依然照着斷枝的樹木，露出前次砲彈的傷痕。那山上的軍隊，依然一堆一堆的隆起。幽

慘的愁雲，依然一霧霧地拉開在空際。虎虎地吹着的悲風依然陣陣地過去。但是這被彈衝倒的村落，先時一個，現在却有兩個在這山谷裏點綴。那種滲透空氣，耐人嗅聞的腥氣，又瀰滿空際。這幅描不出的戰後山谷情景，在宇宙中懶懶地呈現着，使詩人走過，不知有何感想？

R. F. 寄 S. M.

S. M. 女士：

我明知不到五六個月，便可在故鄉的茅屋裏會面了。但是……：……但是我剝下胸中充滿着說不了的而想說的話，在這兒總是按壓不下。可是在這冷冷清清的我眼中的北京，我覺得除了含着沙石的秋風和我常時親着外，什麼也沒有和我親近。我這種如錢塘江海潮的話，你教我說給誰聽？就是我有勇氣去說，他們是看我同一隻野獸似的，誰敢來親近我？就是他們都肯來聽，誰又有同情心呢？

S. M. 呀！我知道你近來的情況，大約和我一樣，你的腦海裏所裝的苦惱，怕更要比我多。或者我的思想，比你要甯靜一點，我本不敢

再寫些苦語愁情，擾亂你的治安，可是心理上如此思量，我身上却和受了催眠術似的一樣，老是口不由己，把想說的話，不知不覺地吐了，——大吐而特吐了。這是我常時聽得一般斯斯文文的先生們所說的「莫明其妙」吧！

唉！苦悶的象徵呀！我想拿美麗的鮮花贈給牠，要牠早早地離開我，誰知牠老不願去！牠如洋婆子懷裏睡着的哈叭狗似的在主人前戀留，我並沒有愛狗的洋婆的柔懷，牠却老不願去。我真不解！我真不解！我鎮日被牠纏繞，幾乎沒命了。我到學校，牠也盤踞張目在我眼簾裏，在我心田裏，和腦海裏。我回到K.地方，牠也如前的跟到了K.地方。就是我在往來的路途上，牠也狠命的跟着。呵！我全身被牠包圍，被牠征服作俘虜了。我從早晨到晚上，從去年到今年，我的近况，恰如蜘蛛網上粘着的一個小蜻蜓。我的生命，完全在牠的掌握

中。呵！我說到這裏我要訴告你我的混亂的苦悶的象徵的來源！S M你若知到了，也許笑我無用，也許笑我有少年的血氣。S. M！不但你笑我！我自己也要自笑而且自恨！我本來是弱者，我一切的行爲，都是弱者的行徑。什麼「無用」？什麼「少年的血氣」？我怕還說不上呢！我實在是弱者中的弱者，我在很久很久的一個秋天的晚上，我已替我自己開了個追悼會。我是想不出別的方法，如八股先生們做些輓聯和輓詩，如西洋人們的闊綽，豎紀念碑，如中央公園的中西合璧的哈丁碑那樣「像煞有介事」。我只有偷偷地對秋風而哭泣。

我本知道這世界上的人們，不會有什麼光明！自然是冷酷！人心更冷酷。博愛呵！忠恕呵！惻隱呵！都是最狡詐最奸險最詭計的人類中的一般拿來欺騙弱者的工具，在我這樣弱者哭泣之餘，沒有別的自慰，除却死以外，我本想用我的眼在世界上看美麗的五色，可是他們

那由我看。我想用我的耳在世界上聽和諧的五聲，可是他們那由我聽。我想用我的兩隻粗手兩隻長腳在世界上做些事業，可是他們那由我佔有一個針大的位置。他們有的是勢力，有的是威權，有的是光洋。我呢！赤條條的一個人，除了父母給我這條生命以外，什麼也沒有！唉！這些都是我未說說話以前一段題外的「楔子」說來不覺討厭麼？

我現在爲時間的經濟，精神的經濟，我把我千端萬緒的情緒，抽蠶似的表現些給你聽。我告訴你！我老實告訴你！我這種苦悶，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感觸，乃是那年我們在B. G. 地方那天晚上，彼此談天所種下的種子，而發生出來的惡果。

S. M. 我們不是談了我們各人的前途嗎？我那時已感到我們都是走在黑霧霧地道上，那時在座的人們，他們雖然有些吃了苦，但是一個個總得走了幾步好運。只是你和我糟糕！前面的一場，已經用眼淚演

過，受夠了辛苦。現在呢？又緊緊地排成一幕悲劇。在這種環境裏，空氣含着安姆尼亞的臭味。冷淡，譏訕，嘲笑，謾罵，這是人類慣用的天才。我們在未着手之前，我們爲着防衛這種高尚人類的道德的攻襲，我們在冥茫的思海裏，找我們的救濟方法，但除了不管幸福之有無以外，還有什麼法子，可以求目前的解脫。

誰人不愛幸福？幸福却總向那有錢有勢人們身旁去侍候，他們雇牠去當聽差，牠倒甘心情願。我們很恭敬牠如上帝，牠却瞧都不願瞧。我們不是說過改造對方嗎？但是世界上認爲是洪水猛獸的一件事，吃人的禮教，什麼話不會說。「你是叛逆」！「你是怪物」！這類的說法，和日本人說「共產」說是「過激」和「赤化」，完全無別。我們都是想求幸福，到末了幸福被烏有先生拿起跑走了。我們在黯淡無光的宇宙裏，莫可奈何了！我們在夢裏的口號：也惟有叫出。

「犧牲！犧牲！」

今日的社會，我們不敢說他們是虛偽，不敢說他們是狡詐，不敢說他們……因為我們是沒有他們的聰明，也沒有他們的勢力。他們對我們的斥說，一定要說是「人其人，火其廬，」所以我們剩下的方法，無論誰都是說，「吾末如之何也矣。」嗚！嗚！我們不會說官腔：什麼醒眼看醉人。回顧自己，又不得不生活。於是乎猛看一下，你說：「看透世界了！祇是生，死，苦，惱，逐着我們跑！如此！如此！終竟不過如此！」

我那時不是冷冷地答道「我也以為如此」嗎？

在那晚上屋中的空氣，比死灰還冷靜！我們的心兒，如古磬在蕭條的禪寺裏垂着。何等的默靜！我的生命的火燄，本來是很熱烈的發光，我當初以為世界是前動的，有質的，公衆的。世界一切，我都有

分。我來世界上，我便有享受的威權，世界上的工作，我以爲什麼我都可以做，嘗嘗其中滋味。我不但自己想如此，一切的人們，也應得如此。我並沒想到人類的心裏想到有那樣不可思議的東西，那樣可怕的令我膽寒的東西。我以主觀來處理一切，到於今完全失敗了。呵！呵！

S. M. 你自奮鬥成功後，現在家園同新的戀人居住，應是快活了。但是你却苦惱，這叫我如何去求其理解呢？唉！S. M. 我的那個對方，脚是尖尖的牽牛花葉兒樣的形狀，臉兒是黃瘦得不堪！衣服是從來沒有穿清楚。那眼睛有幾分近視，當她看我的時候，却斜視着地面。這種的神情，我很印在腦海了，這是我初次和她見面的一回事。我何嘗厭棄她？但她老不同我笑！我曾摩過她的手，曾摩過她的髮，摩過她的眉毛，並且接過吻。但是她是被囚慣了的雞雛，活潑的笑，

從沒有見她向我表示。她對於我，好像是旅客似的招待，我對於她，也不過一個客舍的女主似的和她周旋。這是我未來北京的生活，我說出來，是多麼沒有趣味呵！但是我是弱者，她是木石，我在生命的基礎上，是有無限的悲哀的；加上這一段的坊壘，更是罪孽深重。靈魂的嗚咽，在半夜之中，怎能止息呢？

但是我不害羞，敢於說出來告訴你。實在是我不會自己，對歡心人說傷心話，是很不應該。好在你受過一番教訓，依然是找不着幸福。對於我這弱者中弱者的哀吟，或者不會加以呵責，說是沒有志氣吧？

「早一天自覺，便是早一天向死的路跑，」這是我常時自慰的話。你那年的意見，我於今尊崇了。我將來走在黑暗道上，不一定有什麼希望，我也知道。我羨慕你，我恨上帝。悲哀的醉菌，在我心中

蘊藏，刺人的硫氣，在我肺臟湧騰，虎烈拉的微細的病種，已同時傳染到我的身體來。牠們使我麻木不仁，五官百體都失了常態。我的眼中和耳中所受到的景象，是可怕的景象和聲音。我的鼻口中祇嘗着臭的和描不到寫不出的酸臭。黑暗！沉寂！這是我刻下的境界，我祇有徬徨，恐怖，悵惘，鬱結！

我要想狂呼呢？誰來救援！誰又肯救援！誰存有絲毫的救援的動機！人們的冷酷譏笑，不在這剎那出現於他們的面上，那就是萬幸福了。兩脚的猛獸！蓄含了幸災樂禍的天性？孟軻發神經病一定要說人性善，嗚！誰去信他？我從先喜歡聽好話，到於今好話多了，聽也聽不完了。哼！夢幻的人生，我咀咒你！我咀咒你一千遍。我的 S. M.，我是弱者中之弱者。我想你一定笑道：

不會如此果毅吧！

S. M. 你前來信，說你苦楚，我終久要說你比我無論如何好些。因為現在的社會裏，寬恕女子的地方多，寬恕男子的地方少。如你做那回事，是多麼時髦！誰人敢說你一個不字！現在提倡解放，完全爲你們女子，男子是不原諒的。在這過渡時代中的婚姻問題，有錢有勢有野心的男子，自然不成問題，祇是我們這些弱者中之弱者見人也怕，見鬼也怕，什麼愛情？絕不會在我的眼中出現？這不是說我不知道。老實不客氣說！我有什麼能力去邀情人的鍾仰呢！世界上男盜女娼，自有史以來，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的確而又確的象徵，除了這個少數覺悟者以外。S. M.，你苦惱一場，收了五成的收穫，我呢！想到那牽羊一般的送進新房的往事，是多麼心傷呵！然而沒有法，母親父親的命令。在那時的心，我無可奈何做了孝子了。人們做了孝子，是多麼美滿稱心事，我却不然，祇有嗚咽！呵！無用！無用！無用！弱

者中之弱者！

我想我青春之夢，便完了嗎？我設若這樣，我又何苦來。我又何苦來。我的跑步在宇宙中經過，既然正在中途，廣續的急進，改造！改造！這是愛神在我耳後傳來的口號。我的弱者的生涯，要求一個解除。但我有羅馬教皇似的父親，有伊利薩伯似的母親，他和她對於我的事，不肯放鬆一步。我！我！我又有什麼計畫去破壞呢？什麼手段去建設呢？我在這生命火花之中，要和家庭碰一個李陵碑，烏！烏！

S. M. 我在未提筆之前，本不敢說。但是你和我有特別的友誼，我喜歡你曾做過我的先鋒。你的眼上沒有色鏡罩着，當不會不分黑白，如同常人一般地笑我的。

呵！我為我的自由，我為我的人格，我對於一切反抗了！反抗人！反抗萬物！反抗自然！我的生命之火燄，燒斷了人心的隔膜。不

平的血波，決斷了脈床的堤防。我愛什麼？我愛生命的郵船，在風雨飄零之中，得一個伴侶。我不怕冷嘲與熱罵，我不管惡鬼的吼叫。我從此祇有在人生的途中，跳舞一回！賽跑一回！賽跑！跳舞！跑向死的門邊去膽候。

一九二四，十，十六，北京。

愉快中之一瞥

我坐在這清冷的偏僻的充滿了寂靜的空氣的屋裏，我心裏底思潮，一點沒有被外物的掀動；似碧澄澄的深幽幽的一潭池水，祇有蔚藍色的晴空，印在牠的底面，脈管的熱血，受心臟適當的搏動，起一種愉快的流動，我腦海中平日所有底煩悶，悵鬱，痛苦，悲哀和失意，到這時都飄散不知何去，我祇覺得我肉體這個『小我』，和宇宙之『大我』，得着了一種默契，我的心如游泳清水池塘的嫩鴨正用嘴兒攪刷着羽毛，如嬰孩的甜蜜酣眠在母親溫暖的柔和的懷抱裏，如愛神撐開兩隻翅膀飛舞在廣大的寬闊的『愛之世界』裏，如精巧的靈活的飛機在太平洋的海面的空際作長途的飛翔；這種的健康身體，賜

給我這無邊的美麗的愛力的精神，在這一剎那所享着的安適和愉快，比我前六年時爲一件事要去上海的時候，得着家中一般人的許可還多，這是很可奇異的事，在我這煩惱，悵懣慣了的人得着今日這剎那的幸福。

我仰頭看我所居的，雖是四壁；室中除書架上幾堆書籍和桌上幾堆紙，筆，墨，硯，及一切零星物件；却總想着比由殘酷，慘殺，欺僞，險詐，擄掠所得來，而據爲己有的人們爲富，我雖穿的是布衣服，布靴鞋，似比那綾羅滿身，拘拘束束爲適意，我也想也免不掉人們譏諷我是解嘲的話。和想得榮華富貴而不能到手，發生了淡泊自甘的一個，這是不算一回事的，又何必計較！又何須計算！我對我自己對着自然，自有領會，自有愉快，我又何必求人們的了解？我又何必得人家的稱許？這種思想，在這愉快的剎那之後，一陣一陣地發現在我

這腦海裏了。

陽光由玻璃窗射入，窗上的紙做的簾兒捲着，那套簾兒的織綫縛拉在近牆鈹釘上，似琴兒的絃緊張着。庭前一株羽狀葉的楊樹，被日光遮得一葉一葉的現出茂繁正盛的景象，微微地清風把她拽搖起來，晃晃蕩蕩，如不勝衣的美人。一個蜜蜂飛繞在牠的枝頭，似是向着牠請給他甜蜜的愛，當牠嗡嗡嚶嚶的鳴着，那東牆花園內靠牆這株落葉的樹，牠的樞杈的枝幹，如龍蛟般的蜿蜒，映在地面上，牆上的青苔，被前日的喜雨復活了，又呈現出青蒼的顏色，那屋角上雨下時滲漏的雲痕，一條條如蚯蚓的向下爬行，我看看小桌上放着的時鐘，已到了十時，我這時腹中有點饑餓了，於是把箱子開了，拿些點心出來吃，吃完之後我依然的閒坐，想我這樣有趣味的美之人生。

我在這個處所居住，同院內有八九個人，祇是和我對門那房裏那

個高長的瘦黃的姓陳的，我常時有暇了便去和他談天，他那兩頰平平的，長長的；不高不低的鼻孔，常表示在有苦痛似的，他穿着灰白色的大褂，梳着分頭，一見便曉他是田舊社會舊禮教中逃來的『孔家店』的叛徒，有時不愛修飾，頭髮老是披散，分不出他修的什麼式，常時買衛生水回來灑灑地，我從這點又知道他是愛清潔，有時他又買一束玉蘭或水仙花回來供奉，我去到室中時，可嗅着一種芬芬撲鼻說不出的幽香，我從這點又知道他是愛花的，我到他屋裏，見滿壁懸着很有意思的美麗的山水的景片，還有四張精緻而且玲瓏的湘繡，我知道他又愛美術的青年；但是他是個有家室或沒有家室的人，我是毫不知道，有時想問他一問，話到嘴唇邊了，却因有別事發生，或旁人來到，我懶懶地不道辭便走了回來，終於沒有問他，他遇見我時，他每每微笑對我，把他的煩惱攔在一邊，他用功的時候，把他的門閉

上，終日不輕易出來；我有時在庭前徘徊幾點鐘，既不見他唸書，又不見他咳嗽聲，僅是從壁縫裏傳出一種簌簌莎莎推動紙張的隱約不可辨的響動，掀起寂寞無味的靜沈沈的空氣。

今日他早早地出門去了，門上垂着一隻小小的鎖，那橙黃的鎖面的反射來的光線，很閃爍的刺激我眼睛。我走到門外一看，這時天上的太陽，照到塔前這塊方長黑光光的石邊來了，那隻貓兒睡在石上，似要等候那溫暖的陽光，那沉酣的態度，似是昨夜的巡行頗辛苦不過的；那兩邊鬚鬚時時搖動，表示牠雖濃睡，還有半意識的知覺。門牆的叫買聲漸漸傳入了耳鼓來，車聲，人語聲，東西車站火車頭上的汽笛聲，天邊遠遠傳來飛翔鷓鴣的懸鈴聲，隔牆人家的犬吠聲，驢鳴聲，倏然的起了。我抬頭天際，白雲如絮如棉薄薄地鋪着，一團一團的由那邊飛過那似重重疊疊的層巒聳翠的大團去，不到一刻，堆積起

來，由淡淡的白雲團，而成爲很大很大的黑灰色的烏雲，把一顆如煤汽燈似的太陽，慢慢慢慢的遮蓋過去。不到一會，院內呈現一種黯淡的陰冷的現像。我這時左右前後一看，又上下俯仰一次，以爲這會子天必定下雨了。我且走進去，看今天到底要變個什麼世界？看看一陣陣地吹起了風，那天際的雲塊，如鬼使神推似的，急捲急收，一時間把那大塊烏雲，東一吹，西一散，一分一分又漸漸地拉得很稀很薄四散去了。那紅得刺眼的太陽，又逃出了束縛似的，在那碧蔚的淡藍的天空懸挂着，曬得各處比從前分外光明爽氣。

我這時心裏忽然想到我故鄉的情景，把從前的事情回憶回憶。剛才那偶然感觸到的一些混亂思潮，輕輕地擱在一邊如吹散的烏雲似的。我想到五年前在那秀麗的山峯下的故鄉居着，閒暇無事，走出戶外，見千百畝的水田，如各種形式的鏡兒在一塊地面擺着，何等光

明！何等有趣！那嵯峨嶒嶸的如虎，如豹，如臥牛，如丈人的奇奇怪怪的石山，在對面的前山如屏風似的一架一架橫列着。那邊山祇見森森的綠葉樹林，分不清誰高？誰矮？白白的浮雲，補好那凹拗之處。我又聯想到我覺得用爲描寫這個景緻的一副不知誰做的對聯：

亂草藏怪石，閒雲補斷山。

我順步走到東邊園裏，那苾蔭被風吹動，牠那如五指伸着的葉兒，拽晃不定，似是在那裏招我。那裏黃的一色的草兒，被陽光照着起了各種光彩似的，在那兒努力掙扎着。我在這裏看見了這一部分自然間的美的畫圖，印上了一個很深很深的痕跡在思想的照片上。我徘徊了好一會，漸漸地倦了，於是回來就躺在籐椅上，閉着眼沈沈的睡去。恰要入夢，那長班叫道：

『王先生，電話！』我被他一句叫醒，踉蹌走去接電話了。

一九二四、十、一、北京。

除夕

這陰黯的骯髒的潮溼的矮屋裏，祥發勺工下脚厨三十年夕一么。每年到除夕，都是淒涼的孤寂的藏頭藏腦地躺在那床破爛的棉被裏，無聲無氣地偷過，他不知春酒和年糕是什麼味兒？他有時偶然從幽夢裏醒來，聽得那些發財人們放爆竹接靈神夕了，迎福夕了，和出行夕了，他心裏却也會起過羨慕和妒嫉，但是忽兒又被冷氣逼得發顫，忘記了所想的一切。

★

★

★

★

展開翅膀的飛雲，張着虎爪的朔風，睜着惡眼的夜神，在這裏歡迎雪花開跳舞會，越是冷冽，越是高興，那銀白色的素綃，繞線飄

揚，緋旋旒旒，不到天曉，已把世界跳變成一個白玉似的繡球。一么。這是勺一么下年除夕的前一晚。

祥發勺么下起得床來，已有有人在敬神焚香，祠堂裏很熱鬧。他却正冷得打寒噤，愁眉緊緊地鎖着。他想到連日爲着避債跑出去，東走一天，西走一天，於今到得年底，一點兒沒有，這如何是好？想得頭昏，依然找不出路，正獨自坐在火爐旁打瞌睡。忽然門外傳來一個很有刺激的聲浪：

「勺么么！勺么么！祥發勺么下在家不在家？」

「誰…………？」這話還沒有說完，一個長頸的凹眼眶的臉上有個紫疤的後生闖進來，把門碰得格格地叫。

「丫！是榮昌！」

「一丫！今天也碰着您么一么！天天避出去，害得我前後跑過三

趙力一玄！那筆賬難得到今天還不該清楚？你要摸着腦袋想想，明天是新年！」

祥發勺勺聽得門外那一聲，已魂魄嚇得不附體，現在經他這樣一說，更是膽怯得很。這裏雄赳赳地挺着腰身的榮昌，看祥發勺勺站起來，馬上過去，把屁股放在祥發勺勺坐的凳上。

「祥發勺勺！快拿錢來，我好回去！」

「榮昌，我老實對你說，今年怕不能楚及了。你回去好聲向五老爺說說，那末，我就感激您不淺！」

「丫！丫！個個和您一樣，那個還敢借賬？真是說得容易！」

「委實沒有，設或我有的時候，老早就送去了，豈待您來？」

祥發說到這裏，便覺太說直點兒，接着換過語氣道：「我今日還沒有吃飯，過年的東西，半點也沒有，你不信，請您到裏面看。」

「你沒得飯吃，告我幹嗎？那管您口吐蓮花，我只要錢，沒有錢我可不走。」

「榮昌，我叫你一聲老爺！你叫我怎辦？可憐見的，請您回去方便一聲。」

「叫皇天都不行！」

「一文錢逼死英雄漢——」

「沒有錢東西也得拿幾件走，好去回話！」

榮昌把他的屋裏東西翻得七零八落，拿起便走。祥發勺勺看得眼紅，便跑過來搶。榮昌惱氣趁勢就是一巴掌打去，正中他的眼睛，把睛打花了。祥發勺勺大嚷道「丁丁！你打人！你打人！」站在一旁揉眼，榮昌却拿刀一么些東西走出門去。

一九二六，一，二〇，官房九號峙南。

『共產黨』

在F礦局裏一切的開採機器，在那兒冷冷清清的放置着，那些工人面帶愁容，各自在屋內私語，似乎心裏受了重大的打擊。空氣裏充滿了苦悶和驚駭的分子，滲透他們的心樣的不安。工人們懶洋洋地很倦疲不堪的橫七豎八躺在他們的床上愁思，那電光放出異樣的光彩在這寂寞的夜裏。

他們的心中心懸念這次風潮難以得到好結果，最令他們憤慨地是昨日捉去他們的工友金山的一回事。

金山入局以來，他們對於他是很尊崇而且信仰。他在每天暇閒中，對於工友們，嘗譚世界上的工人歷史，他那張嘴有那樣多的話

說得高興，有時說到被壓迫的情形，那鼓舞的精神，使他們同情到百度。他們從他的腦袋裏，領受很多的新知識。他雖然二十二歲的人，却比年紀三十來歲的人，還有幹事能力。他曾替過夥友們寫信和記賬，什麼零碎的事，到他手裏，不到幾刻工夫，他可替人做了。他又

不貪功，又不和人們一味的呈能，所以工友們都喜歡他，前工人俱樂部改選，便大眾推舉他來辦事，信任他一切。

這次爲要求增加工資，減少時間工作，他提出現代普遍的工人口號：

工作八小時！

教育八小時！

休息八小時！

大眾很表贊同，所以議決呈上局長，作要求條件之一，而局長說

他是共產黨，把他捕去，遂惹起全體罷工。工友們的要求釋放金山君，和承認條件，然後上工，這夜正是在俱樂部裏祕密會議，那冬夜的嚴寒，更加增了淒涼和寂靜，數百工人們站在那室內，計議了一會，沒有特別的辦法，因為金山君被捕後，他們失却了表率領袖，到末了紛紛仍自散去，躺在床上發悶，一個個眼睛放出死灰似的淡光。

★

★

★

★

在一個僻近的小工人臥室裏，吳綠生和伍可才私私地耳語。

綠生挺着那長大的頸項，像出幾分蠻漢的態度，彪彪地圓眼，祇是在會神，當他向可才說時，本想把喉聲稍低，免得被人探聽，但是說得幾句，忽而又聲洪起來，可才馬上用手示意，表示切記不可如此的樣兒，可才那精細而深思的神情，從他凝視和動手的沉着露出來。

『金山君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不救他，誰去設法救？他爲我們

工人，費了很多光陰和精力，我們這裏面明白的就沒有幾個。我怕你也在作夢吧？」

「真是那話兒嗎？我想不確吧！」

「綠生！不確或者也說得是，確呢！你敬不敬他，救不救他？我且問你一聲。」

「可才！你想我是軟棉絮麼？那末，你瞎了眼睛，我在這裏做工，同你也有三年了，我就被槍斃，也不怕什麼鳥？若是我明白了，我就得做！」

「別說高聲了，老是禁止不住你。輕些談！我告你金山是個什麼人？你知道的不過十分之一呢！你不過聽着外人說他是「共產黨」，就從此瞎猜下去，也無目的地便敬重他了。」

「我確不知道什麼！我不過想這種世界，我們工人們天天辛苦，

變牛變馬，他們那些做官的人們，姨太太，洋房子……我們難到便沒分，共產到了，就得共產，什麼也共起來，我們工人這破爛的衣服，污穢的屋處，豈不可以從此一變，也得同他們一樣？金山君他常說，我也曾聽過，其餘我可不在心聽，就這一點，我却表同情。」

「綠生！綠生！你真有些直蠻，什麼都可共？不，你聽我告訴你。你完全錯想了，由於你沒有受教育，缺乏了常識的原故，我在中學校讀書時，初時也是同你一樣，隨便瞎想，後來我到N省城，飄泊了幾年，又到各地工廠和礦廠攷查，便知道大地方的做這些事情，完全不是我們所想的空洞。我本有意到俄國去走一趟，在十五年前，但因爲我家境在我思想最發達的幾年，父母去世，什麼也變了。我爲地方的事情和族中的事，把產業犧牲了，聽他們去。我灰了心，願在外面混，尤其願在這礦裏混。所以我前四年來這裏了。我告訴你吧！我和

金山君是先後同學，我們那個學校，常是出些怪脾氣的同學。因為有種子在那地方埋藏，所以遇着適合的空氣，便發生了。

『你說些文縷縷地話，是什麼意思。我從來沒有聽你這樣說過呢。我請你甘甘膽膽說金山君是那樣情形，在他過去的生命中。』

『這是我們的使命，使命不專付給與他，我告你一個人在二十歲做事要熱心，三十歲也要如此，就到老來也要如此。所以我十年前冷靜做工，到於今也冷靜做工，從工作裏運輸那知識到這裏面，便是實在的到工界來。我們已同了這多年的事，您又愛這種做法，我可教你要如此做，千萬要細心慎審做，別要大聲張揚，我以前不告你的就是在此。』

『我並不是不知道直心做事，鬧得烘烘烈烈是送死，但我這腔熱血爲着不平就要上湧。我恨極了這世界，我爲的不識字，使我有話說

不出。」

『我們的同志，如你這樣的也不少，這也不打緊，不過鬧亂子是可惜的一件事，但是爲不得不那樣時，開了花也是勝利。綠生！綠生！我知道你喜歡如此，這次爲金山君的事情，你一定肯幫了。是不是？』

『那些事情我不會幫你的忙，你今日却來了！你要我做我沒有不願的，不過我要和那些鳥東西碰，先得使我有全盤的知道，我以前雖和金山君談天過，但他的事，我沒有明白，我要做鐵漢，也得要純粹點。』

『很對！很對！你盲從附和地做，我也不願意。現在我告你吧！

『金山君是D.城某大學的學生，他在十八歲時便到D.地方，他對於S.Y.的團體，很和你一樣熱烈，所以加入了。那是教習班，他在團

裏服務一年後，很有成績，被送到俄國去了兩年，去年回來，更是有主見了。

『他是洞庭湖邊G.城的人，那是個什麼情狀的地方呢，我曾有一次聽過他完全的把他過去歷史告我，我就這樣把我記憶的告你：

『他說：

『那城濱着湖的右岸，汪汪濺濺地傾動的數百里的湖水，在夏天的夕陽中，能發出紅緋的笑顏。那種輻形的音波，有異樣的光響，那青茂的蘆葦，有翠色欲滴的幽森，那浮沉不定似的島嶼，有說不盡的懸晃的微妙。G.城旁有條河流，那往來的船，如螞蟻般的蠕動，當牠們走走湖心的時候，那種不知倦勞，閒然泛泳的沙鳥，在汀渚的旁邊，如無事的游人，在山裏出現。這種風景，是誰也不能畫出的。因為充滿了詩意，着筆無處呢。

『他說到這裏，那時他曾嗚咽過，因爲在湖裏有一段悲哀的情戀在他的歷史中丟掉了。他曾告我道：

『我家裏就在湖邊的小村鄉裏，我有個小學同學依賢他有個妹妹依仙是一個聰明不過的女孩兒，我七歲時，她已八歲，她父姓秦，是秦家村裏的一家人。我和依賢同學兩年，我到他家止半里遠，我們的學校就在兩村中間，幾乎因牠把兩村連成一村了。我比她雖然小，却比她先入學校一年，因爲我們那地方不喜歡女兒讀書，到她讀書，是受了很多的外面潮流，說是女兒也得讀書纔行，在民國的社會裏。她入學校是每天比我早，我和她哥哥好，所以不久便和她相好了。她那小小的圓眼，和流星一般的旋轉。那青細而好看的髮，我愛得很。我們在那裏讀過高初兩等，足足同了六七年學，到十四歲時她已十五歲了，她常和我在一塊談笑，比什麼人都親密，到這年忽然要畢業，我

的心頭如火烈的慕愛，如嬰燕的企求，如海綿的柔思，和倏然碰上了膠機似的痛苦。我們同去遊湖，那時正是夏天，那湖水是由三峽急流匯儲成的。我心裏的不甯，已和江水在三峽中激震似的。我的脈搏，已經隆起如蜿蜒的阡陌，在我們遊得高興，忽兒想到別離的來臨。我是沒有定婚的，她也是一樣，我們心目中，彼此都印上了深的影片了。我們家裏也都有意如此，所以我們在湖心，互相抱偎接吻了。呵！那時我已融化在湖光裏。我們後來都一度的滿足戀的初步，彼此分別，沒有什麼悲哀，祇充滿慰樂。我到中校，是插班的，兩年就可畢業，因為我做功課很快，先生們說我是奇才，有悟靈，但是我沒有到畢業又跑上大學那條路了。我何以跑大學呢？就是因為她在我到中學那年的冬天，忽發生病痛，據她家中人說：她祇是眼皮昏昏的坐着幽思，自我到中校去後，我讀過她寄來的信，馬上給她回信，我們彼

此之間，總有一種空虛似的襲來。我很想廢學，但忽爲主義的思潮代替我的愛之沉想，她因爲沒有代替之物，所以沉思萬分，不是信札可以安慰得了的。我正愛主義極烈熱時候，她就爲着那不可解的幻想，竟走入了極樂的國度。我得到那個消息，我猛然如夢驚覺，這時我爲了主義，犧牲了愛情，我的心靈，一方是萬分的空虛，一方是萬分的滿足。到後來終於主義戰勝了，使我的行爲如一隻舢板船了。我雖然是安然如此，但也不無留戀於彼，我爲她哭了數月，我爲她幾乎拿刀自殺，我爲她幾乎要把世界毀滅。我的生命，永永埋在洞庭湖之深淵，她也永永地明瞭我已付與了絕對的愛。我永永不思有第二情人，除她以外，我從她歿後，我就遇上洛神似的美人，我也沒有勇氣再去顧盼。我的愛情，建成了屋宇，屋宇的裏面，已有主人——我的愛人的靈魂依仙居住。一物有一物之質量，一個空間不容兩個物體，所

以，我不希望有愛的天園。我爲不愛以後的愛之天園，却常常憶起我已故的永存的未死的愛的人兒。所以我說到洞庭湖三字，我的心房又被血搏動了。那是悲哀的往事，或是可記憶的有價值的往事，我真自己不能分辨，我想到同她抱吻時，宇宙呵！人生呵！時之死海。

『我爲着這種刺激受過之後，我還經過一個放蕩的短時期，然後決意信仰主義，棄了學生生活，忽兒去中學，忽兒入大學，複雜擾亂得很呢？你知道我的思想，不是可以一時可分析的，那就有幾分對了。

『你說奇不奇怪，我自那個失望列在我的胸膛上的時候、我便異想天開，作一個長足的旅行家。

『我到過山海關外旅順大連灣一趟，那時還沒有到俄國去，到俄國去，是後幾年的。

「當我走向京奉鐵路時，說我行跡可疑。那時俄國正大亂，我們政府防範亂源，凡是可疑學生般的人，便要拿究，問你是不是共產黨？我想天下的怪事，沒有比這事還怪了，所以我爲着這種情況，我便化裝爲一個真正長足旅行家。那時正是春天，路上還是冷氣逼人，冰塊在河裏，如明鏡一般。我頭上在那時是戴着一頂狗皮帽，兩隻耳朵完全包了。我的眼睛，却由圓的小孔中放觀一切。我初時以爲可以免了危險，誰知終免不了，忽然地來了：

『我問是不是共產黨三字，在你頭上出現了？他說，總有這多的鬼碰，但我隨他那樣，是不畏懼的。他說：

『陡然來了個肩章放光銜的兵士走上他面前把鎗向他道：

「哼！你還裝聲！你是共產黨，早已查覺了。你有幾人同行。快說來！」

「誰是共產黨？」

「你不認？已經知道了。還辯？」

「有什麼證據，可以隨便罪人家，好，我同去見你的長官。你們對於本國人真是威武。」

「那兵士見我用言語傷他，知道我是威嚇不倒的。但是面子下不去，他把瞎子吹動，馬上來了五六個兵士，把我押到軍隊裏去。」

「到後去見了那什麼烏長官，我把幾句話說去，却公然放了。我雖然沒有吃虧，但確是心裏有事，心裏自驚駭呢。」

「他說過這些話以後，他又說曾到過廣州香港，在數月的野馬般的狂奔，遊遍了南北。他又說從那樣一變之後，又感覺求知識的渴望。所以他又入大學去。但他爲主義的思想支配着，無論如何不能從事那啾啾呀呀地讀法。他受了大學校內的更義理治深學理的輸灌，更

是確信以前主義的信仰，使他加上了一個左證。所以又從事運動，跑俄國去。這次回來工作，是奉有使命的。所以到這裏來了。」

「哦！有這樣一段事情！我雖在先不知道，但是，但是我已信服他了。我們的利益，他肯爲我們去爭，我們難到不當爲他犧牲？你剛才在紙上寫的那種計策，我就此決定了！決定了！十二分決定了！你別要因爲我性急不信我！可才！可才！」

綠生說到這裏，心裏說不出的怒憤，把手拳亂擊心胸。他長吁短嘆，恨不得天明，到那預定的日期，走幹那種有威權的幻夢業事。

可才這時心裏很高興，似乎自己所奉來的使命，確有成功的把握了。

不防的忽發現了槍托刺刀聲，有很多很多的壓力，如暴風之驟來。祇聽得亂叫道：

『好了！好了！共產黨的總機關在這屋裏了。宣傳！煽惑！引誘！這類的話，我們完全聽得了』。於是，把門搗毀，把兵器圍上來，把綠生和可才拿了，送在囚金山君的獄裏，一並囚禁，用共產黨三字定罪了。

一九二六，一，二六。

冬夜的爐邊

清淒的幽玄的冬夜，虛怖，疑慮，冷冽，和穆渺的情緒，被那鐘聲打斷。蕩放玄想的腦袋裏，最易傾出種種的問題。生和死，聚和別，悲哀和歡樂，鑄成人生煩惱之網的分子，常在智慧的人們心裏掀動，如水底的明月一樣，永永沒有確定形體之時，波光頻頻地推起。門外的犬吠，窗前的朔風，爐中的火燄，牠們的威權，擊破人的幽心，使人們眼睛昏沉，手足疲倦，血脈滯凝，思想墜於深黑的苦悶的淵海。不一定是勞人和思婦如此，在中年和壯年的人們若到這種情景，都是一樣地流水往低處似的要醉癡想得玄之又玄，時而到了這處，時而到了那處，把生命之火焰熊熊地燃着，閃閃地光輝，去找尋

舊夢的途徑，不知如何收止，這種時候，那鬼魔般的情愛，更是易爲襲來，因爲情愛是無孔不入，無時或息的造成人的快愉的源泉，也是致人死命的炸彈。但是自從人類食了智慧之菓後，愛神是翱翔在他們的靈魂裏，再沒有離棄的可能，她是萬有吸力的定律的構成者。所以人若到了這種地步，意志支配思想的迷夢，可以得到左證，注明意志的功能，比不上情感，因爲情感的環境所造成，人不能改變玄虛的思想的領域，止能改變物質的領域，人能走上生的道路，預料不到死的苦海，人能找出喜樂和悲哀，但找不出喜樂和悲哀的分子的所以成分子，這是演成錯雜縱橫的人世的祕鑰，這祕鑰把世界人類和萬物鎖了，永永不會開的。所以有這世界裏的人們，強的把弱的鎖上，有活力的把沒有活力的鎖上，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總是展其猛鷹般的鉅爪，獠口似的口齒，嚙咬和搏爪，爪咬萬物不足，回頭來互相爪咬，

永永地的爪咬。在人類的世界的極點，鉗着堅固雙鍵的鎖鬚，沒有人知道，更沒有人去捫牠。所以在這被鎖好的無期幽禁的人們，到這冬夜裏心裏的默念，千迴萬轉，纏綿緜惻，這些混亂的情緒，到黃昏不肯退走。無力促她們走，這本是意中事，到這靜寞的沉深的冬夜，如何澎舒，怕無人會互相知道了。因各人不能有同一的心情……這可謂「金科玉律」，絕不會有統一的。所以這時的紫蘭，牠在這屋裏獨坐，唯一的知己，可算是沒有了。她心裏如屏風被風吹倒似的受打擊，忽然想起一件事來的時候。

★

★

★

★

她髻鬚是在三個星期前，那是一個上午，她圍着紅的圍巾，掖着一個漆光地書包，穿着一穿紫檀色的夾襖是嘩嘩呢的料子。她想到圖書館去看書。她們學校這圖書館是兩層樓的洋房，上層是女生閱

書處，下層是男生閱書處，每層都可以坐五百人以上。在這都會裏的圖書館，這處確然是算很寬廠而宏壯的了。當她走入她的圖書館來，把門開處，有點啾呀的聲音，那些男同學都和一隻一隻鷺鷥似的伸了頸項向她看來，她自己心裏恍凝神思一秒鐘之久還不到，她很知道這是無意識的注意，便臉色一沉，剛才略泛出的微紅，馬上收住。使足勁向樓上走，那皮鞋囉囉的聲音，使她的興致高起來，不到幾分鐘已上了樓，她聽得那樓下的男同學的咳嗽聲陡然雜起，和烏鴉在巢上望天曉似的嘈叫。

她恰走上了圖書館第二層樓上，忽然看見她一位同級的絹素在那邊俯着頭用功。她見她不是穿前日那淡天青的襖子，却換上一件絳蜻蜒的帶點梅花格長套，那素白的面孔，如乳汁的嫩鮮，肥肥地浮光，露出了笑過後的肅嚴。她因為愛絹素年紀幼稚，天真十足，所以她

常不叫她名字，常和她開玩笑，曾經替她取過謔名：百靈鳥。她把「鳥」字省却，管叫她百靈。百靈雖然年幼，却伶牙俐齒。和她在這裏同學久了，很知道紫蘭的脾味，也同她帶笑帶玩的還她一個雅號夜鶯。她們平日彼此會面，已久把原來的學名不用，彼此互相把這些閒談的稱叫，當正經採用了。

所以紫蘭見了絹素使用手輕輕地舉起招呼，絹素一心在那兒看書，沒有抬頭，紫蘭見她不理她似的，便心裏稍有點不愉快，悻悻地走上前去，湊着她耳邊叫道：

「百靈！百靈！你怎麼裝聾賣啞，故意是發死很用功夫，姊姊用手招你也不理！」

百靈猛然被她湊着耳朵絮叨一頓，抬起頭一看，見是紫蘭，便微笑道：

『我道是誰？却原來是夜鶯姊！你每每向妹妹搗鬼，幾乎把我嚇一跳。你沒有課了？』

她們雖然如此說，却都輕聲細語，對於同學沒有什麼妨礙。紫蘭很精明的人，更是嫺雅。她陡想起某君和茹香姊的事在心頭，茹香和百靈是同鄉一定知道的，便待啓齒問她，但她忽起了個主意，便輕輕向百靈道：『我沒有課了，現在你稍休息罷？我想問你茹香的近况！您告訴我嗎？你若肯時，我們倆到那東牆邊窗下的棹上，用筆談談，免得有礙同學閱書好麼？』

她恰說完，百靈聽了似乎有感觸樣出了一會神。正是這時候，百靈一雙很活潑如星光的明眸，盈盈地看向那樓梯邊，因為她很有精靈的耳官，聽得了又上來看書的同學皮鞋囉囉聲。忽然的走上的是米司胡。她是她的同鄉并且是極隣近的同鄉。米司胡和茹香是同年來京入

這學校的，她們的性感更是濃厚。米司胡是比較粗笨點的身裁，因為女孩兒的時候，愛用烘籠（即火箱）的原故，有回不謹慎站在烘籠上，烘籠是木製的，那下部因為年代過久，嘩喇一聲破毀了。她從那上跌下來，因手縮在裏面，沒有伸出，把耳根燒傷了。所以從此有個很大的疤痕，加以她那厚豐的下頷，竟有幾分男子雄魯氣象。她因此對於體育很善長，在這學校入的是體育系了。但她却和順而馴良，對於功課，雖然天分差一點，却很由辛苦裏，賺來了一份本領，就是愛讀些舊詩詞。所以她每次做舊詩，沒有什麼高深的思想，和天機的句語，却有幾分蒼古，暗與古義相默契。她們的同學都說道：

『能吃虧不是癡人』

今天她又上圖書館來閱書了。那沉重的步履，遂惹動了百靈和夜鶯的注意。她們是很相契的，便用頭互相授意，要她來前面，並就此

好詢問茹香的消息：

米司胡也看見了，她心裏洋洋漾漾的愉快，已由那豐厚而潤重的臉上出現。她便走上前和夜鶯握手，因為夜鶯所站的地方，比百靈近些。她見夜鶯那髮絲如黑炭的發光，更顯得出廿三歲的夜鶯臉頰的素潔。因為白色的臉頰和青色的髮絲湊在一塊，黑白相形，更加顯然。況且那絨巾的絳色，反射在那素雪的臉孔，更要比那清澄的溪水，映上桃花枝影一樣的妍嫵。她們聚在那塊兒一會兒，輕細的低聲說了些客氣寒暄語，夜鶯心裏依然想到她剛纔所要詢問的消息。於是便對米司胡說明。她忽然笑道：

「這些閒事情儘管牠則甚？我們各人看書，別要白費精神呀！」
夜鶯說：「您這人真是讀書太癡了。我們對於書自然要讀，好朋友的消息也不可不知。茹香和您的交誼，怕比她和我們的交情還厚，

怎樣今朝這樣薄情，把老知己也半點不記憶。」

百靈是會言談的妹妹，便動了那輕薄的唇口，發出了尖鋒的話，繼續夜鶯的話道：

「米司胡，您不是同她形影不相離麼？當您們在中學時候。您見她有了愛人，便不齒她，豈是她有愛人您不願意麼？」

米司胡道：

「別瞎說？您怎知道我和她疏遠了。朋友是要久要不忘的，豈必在常時掛在口上。」

夜鶯道：「別生氣，我們到那邊去大家筆談，免得吵倒同學。米司胡！請你告我多些，因為我心裏不知如何的總是放茹香不下？我想您不是不想告我們知道，或許是怕我們知道，替她當心是不是！確實不錯，我對於別人的事，很不願問，祇有茹香是我最愛的同學的一

個。我不能不有點知道的。她和某君的事，我固然知道些，不過那些都是初步的，那時她還沒有出京的動機，她媽媽對於某君是無可無不可的，她愛她的女兒是如一個寶貝似的。她說：『我的女兒的婚姻，我已老得如風中的殘燭，聽她自己去擇選和配置。我三個女孩，大女孩，沒有配得相當的人家，我自悔太多事了。二女孩的那事，所以我便一點也不做主，聽她在她學校同學裏自己去鑑定！後來結果是很好的。所以我第三女孩——茹香的事情，我更拿定了意旨，如她二姊姊一樣的方法解決。』這是我親自聽她媽媽說的，當我同她到她家裏去的時候。不知到後來如何又變卦了？』

米司胡聽她說得還是莫名其妙的思想，便從那沉重的口腔，發出了廣長的太息，您不知道：她已走了多少的末運了呢！她本是最重情感的人，她和某君自結讎後，是由普通朋友的情感，爲一件事他幫她

的忙之後，他一點也不居功，她便傾向他了。他是D.大學的英文系的學生，那種青秀的風標和氣概，真不是茹香的福，不能享有，在我看過他一趟之後，我每有如此的幽渺的深刻的新奇的觸感。她的父親却很不以為然，他們做官做久了，總不能免的就是那官僚習氣，說是我的女孩，自然有另外相當的人物，那麼一個窮酸的大學生，要他走上官途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兩個女孩都由我提拔她的丈夫，實在麻煩，這三女孩是要許給一個現成的官員為穩。這種心理常存在他的腹裏，一年前茹香就如此告我，我很覺得替她當心前程的遼遠和寞寥，這種障礙若不掃除，將來難免不有患痛在生命的歷程裏。『人的生命本來是和浩浩的海洋，風雨的怒號，驚浪和駭濤，怪鯨與殘鯨，都是生命中的無限的慘絕的不可預測的暗礁，人能避其一，不能斷續其二，永永地逃避遠去，不如和牠們碰命的高，我就不怕牠們，將來』

我機會到了，我若自信不錯，就是我爸爸要限制我，我可不能遵守！米司胡！米司胡！」這是茹香和我談心時常這樣說的。我那時心裏是如此樣，就是我們讀書大學，父母諒也有幾分分權的情願的，如若奮鬥去，我想定然有光明，也萬不致便父子相絕裂，起些無味的纏繞。誰知茹香做去，却依然受大打擊，雖然沒有失敗，但是她爲這問題的解決，把學業犧牲，和某君出京，某君是年青的人，做事沒有什麼老練，這次出走東南，初到南京，後過上海，後過廣州，纔成其事，也可算是堅忍卓絕了。她們蜜月旅行已度了，但其中經過的情形一言難盡，你們若要知道，也很容易。不是別的，就是昨天她給了我一封很長的信，若是讀過，便可不待我來再去筆談，耽擱時間了。」

百靈便很爽利的問道：

「信帶來沒有？信帶來沒有？」

『帶是帶來的，不過我想在圖書館裏給你們看，怕耽擱你們看書時間，覺得可惜！她這信我看了也難過，不但是長而已！你們早點出館，我給你看好不好？』

『別要漫條斯理的故意使人難過，就請拿出來給我們罷！我們在這裏很費心的細語多不耐人，使我們把她給你的信給我們一看，豈不把悶氣掃去，暢快暢快！你總是那樣老實，替我們計算，何不如借信給我們，你自己去看書，是多麼便利於你呢？』

夜鶯如此說過之後，米司胡果然從那衣袋口裏伸手進去探出一封厚的信來，送給夜鶯手上，她們接了很注意的展開來看時，米司胡便獨身走去那邊坐下用功去了。

米司胡：

我自從逃走江南以來，如一條白練飄向大洋去了，森闊的動盪

的人生之靈舟，我找到了。我這次得登彼岸，是某君同行的。呵！你也會會過某君吧？還記得他的容貌起吧！他是一個有志氣，有天才，有血性的青年，米司胡！慫別笑我！自己贊美自己的愛人，是的，自己是不應該贊美自己的。但是我也不信別人可以贊美我們。你要知道鏡子纔是贊美我們的唯一物。我和某君的關係，是互相晶瑩的光明的做了鏡子了。我能照出他的好處，也能照出他的不好處，他呢！也已照出我的正面和反面。我們所以能如此融洽而傾心的，并不是別的可恃，所可恃者，完全在過去的互相可以照清，我們在照鑑之中，不是說沒有不滿的地方，不滿意的地方，却也不少，何以還能合作呢？我告你！我的親愛的姊妹：我們把不滿意的地方，用分光鏡去分析過，有些原子，是屬於社會不良的罪惡，有些分子，是屬於家庭的構成，有些分子，是屬於國家制度的畸形，屬於本身的，幾乎沒有，再有幾

分呢，或許要被人們認為本身的，但我們已鑑定，有科學方法似的鑑定，已劃入父母罪惡一項中了。呵！呵！我這個性如柔絲般的人，忽然反抗得如此利害，這不是別人，就是我的爸爸！所以我說到我的父母二字，我一面觸動想念慈愛的和霽的母親，我一面又痛恨我嚴厲的頑固的官僚式的父親。我於今雖沒有被他囚禁得着，但我爲着他我心裏已受重大的打擊呵！

我們的消息，我想你很盼望知道的。我現在可以說了。

我們現在已結了婚一禮拜，正籌備蜜月旅行呢！你聽得這個消息，您一定額點得很高興爲我慶祝嗎？我這時的心裏，充滿了怡然的愉快和幽然的廣穆。我覺得天地中是很有愛力的關係的。我們現在不努力的人們，很多不敢奮鬥，這是一件最可恥的事。我想沒有不可奮鬥的事業，凡是我們想得到的。我不是說什麼事情，一蹴便就，必得

經過痛苦和煩惱。本來在這些偷懶慣了的人類，無論什麼事情，都是畏首畏尾，怕煩惱和痛苦之襲來。我却以爲不然，煩惱是鑿磨木料的金器，痛苦是砥勵人生的砥石，要想做事有成就，要想木料成材，要想刀斧鋒利，是不可少以上的阻礙的東西。外國人發明人類的發音機關，常分爲雙唇阻，唇齒阻，舌尖阻，舌後阻，……：……：……沒有阻的部分，便不能成聲，我便說沒有阻的部分在我們的生命之展進中，便不能有偉大的事業。偉大的反面，是險惡，我們人類怕行道的險惡，便連路都不走了。沒有險惡的人世，誰能見精神的犧牲之偉大。戰勝了險惡，我認爲是人類的天職，不然，死和生，明和暗，前進和後退，怎得着標準。本來什麼事業沒有什麼謂之成功和失敗，我也曾經聽過，不過既然人類霸佔了動物植物和礦物的世界，而爲己有，那末，這自定的家法，我們祇有臨時的遵守，當新領域未有出現的時

她們恰看到這頁發首半句，忽然圖書館閉門的鈴聲振起來了。夜
籥和百靈看以下沒有看的還有很多頁數。她們爲時間所迫，大家非出
館不可，祇得忙忙地收起來，瀟灑的魚貫的下樓……

紫蘭恰想到這裏，忽然門外叫道：

『紫姑娘！紫姑娘！有封信從廣州寄來的呢。』

『什麼？你說什麼有風琴，從館子借來的？玉香！』

『嘻嘻！嘻嘻！姑娘坐在房裏閉了門想什麼？把我的話和失了神的誤

會起來！』

紫蘭馬上開了閣門，却原來是一封信，然後知道剛才答的囁語，不禁自己也失笑了。這時的紫蘭，便急俯首在綠色的電燈之下，細看那封面，那上面印着紅的四字『蜜月紀念』。那下款却是署的一個名字。她一看知道了，她這時如夢裏的癡疑，眼瞢瞢地坐在燈下，祇是不轉眼的釘看那四字，心裏有說不出的空虛和苦悶。她想到深處，那冷冽的空氣，朔烈的寒風，已侵入了簾櫳，她仍是不知覺的沉醉，喜悅的悲痛的浮生的友人的往事，如潮風般的走入他的思海裏。她這想像的波動，掀起了自己身世的飄零。在她的生命中，是渙散如沙礫，是流蕩如鬆鞦索，是迴環如混亂的墮池水。在這清淒的幽玄的玄夜，禁不住虛怖，疑虛，哀感，和懼恐的來臨。她不自覺嘆息俯首，不忍急於開故人的來信，懶洋洋把秋水般的明眸，望那爐中的火簇，而淌下

滴滴的傷心淚了。

一九二六，一，二七。北京。

857.63
1021

7334

813.877
~~1022~~

國立編譯館圖藏書

一九二七年六月初版

愛之衝突

實價五角

著者 王 衡

出版者

上海四馬路中
北新書局
北京東皇城根

1021
221